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御定子史精華卷七十七 七十一

詳校官中書臣涂日煥

主事臣祁韻士覆勘

覆校官主事臣李　駿

校對官主簿臣郭祚熾

謄録監生臣馮觀祚

謄録監生臣陳際龍

欽定四庫全書

御定子史精華卷七十

文學部六

書籍

大度之書管子｜｜｜｜曰舉兵之日而境內不貧戰而必勝　金緘丹書晏子公遊於紀得｜｜發視之中有｜｜曰食魚無反勿乘駑馬　楹語晏子晏子鑿楹納書焉謂其妻曰｜｜也子壯而示之及壯發書之言曰布帛不可窮窮不可飾牛馬不可窮窮不可服士不可窮窮不可任國不可窮窮不可窮也　禹之總德墨子｜｜｜｜有之曰不慎厥德天命焉葆　南遊載書墨子子墨

子|使衛關中||甚多弦唐子見而怪之曰吾夫子教公尚過曰揣曲直而已今夫子載書甚多何有也子墨子曰昔者周公旦朝讀書百篇夕見七十士故周公旦佐相天子其修至於今翟上無君上之事下無畊農之難吾安敢廢此

古人糟魄莊子桓公讀書於堂上輪扁斵輪於堂下釋椎鑿而上問桓公曰敢問公之所讀為何言邪公曰聖人之言也曰聖人在乎公曰已死矣曰然則公之所讀者||之||矣夫

繙十二經莊子孔子西藏書於周室子路謀曰由聞周之徵藏史有老聃者免而歸居夫子欲藏書則試往因焉孔子曰善往見老聃老聃不許於是||||以說老聃

金板六弢莊子橫說之則以詩書禮樂從說之則以||||

五車莊子惠施多方其書||其道舛駁其言也不中

知者不以言談教慧者不以藏書篋韓非子王壽負書而行見徐馮於周塗馮曰事

者為也為生於時知者無常事書者言也言生於知知者不藏書今子何獨負之而行於是王壽因焚其書而儛之故｜｜｜｜｜｜｜而｜｜｜｜｜｜｜

慎墨季惠百家之說 荀子凡成相辨法方至治之極復後王｜｜｜｜｜｜｜｜｜誠不詳

已三豕亥 呂氏春秋子夏之晉過衛有讀史記者曰晉師三豕涉河子夏曰非也是已亥也夫｜與｜相近｜與｜相似至於晉而問之則曰晉師已亥涉河也

不勝異說 揚子一閧之市不勝異意焉一卷之書｜｜｜焉

蒼頡史篇 揚子或欲學｜｜｜曰史乎史乎愈於妄闕也

書亦有色 揚子或曰女有色｜｜乎曰有女惡華丹之亂窈窕也書惡淫辭之淈法度也

緣衣紵絮 揚子｜｜三百色如之何矣｜｜三千寒如之何矣注文賦雜子不可以經聖典

記久明遠 揚子彌綸天下之事｜｜｜著古昔之㖧㖧傳千里之忞忞｜

者莫如書天地無藏情抱朴子披元雲而揚大明則萬物無隱其狀矣舒竹帛而考古今則丨丨丨丨丨矣其學者山淵抱朴子古書者雖多未必盡美要當以為丨丨之丨丨使屬筆者采伐漁獵其中屬筆者采伐漁獵其中見上增深川流抱朴子正經為道義之淵海子書為丨丨之丨丨仰而比之則景星之佐三辰也俯而方之則林薄之禈嵩嶽也景星佐三辰林薄禈嵩嶽見上籍籍云云抱朴子該河洛之丨丨博百氏之丨丨覽者費日文中子芮城府君重陰陽子始著歷日且曰吾懼丨丨或丨丨也四名五志文中子薛收問續詩子曰有丨丨焉有丨丨焉何謂四名一曰化天子所以風天下也二曰政蕃臣所以移其俗也三曰頌以成功告於神明也四曰歎以陳誨立誡於家也凡此四者或美焉或勉焉或傷焉或惡焉或誡焉是謂五

志輕重之權衡曲直之繩墨文中子謂叔恬曰汝為春秋元經乎春秋元經於王道是｜｜｜｜｜｜｜｜｜也失則無所取衆矣

西方書國語｜｜之｜有之曰懷與安實疾大事注西方謂周也

故志訓典國語教之｜｜｜使知廢興者而戒懼教之｜｜使知族類行比義焉

讀此為王者師史記留侯世家良嘗閒步遊下邳圯上有一老父衣褐至良所直墮其履圯下顧謂良曰孺子下取履良愕然欲毆之為其老彊忍下取履父曰履我良業為取履因長跪履之父以足受笑而去良殊大驚隨目之父去里所復還曰孺子可教矣後五日平明與我會此五日平明良往父已先在曰與老人期後何也去曰後五日早會五日鷄鳴良往父又先在復怒曰後何也去後五日復早來五日良夜未半往有頃父亦來喜曰當如是出一編書曰｜｜｜則｜｜｜｜後十年興十三年見我濟北穀城山下黃石即

我矣遂去視其書乃太公兵法㫖因異之常習誦讀之

道德五千言　史記老子傳老子修道德其學以自隱無名為務居周久之見周之衰廼遂去至關關令尹喜曰子將隱矣彊為我著書於是乃著書上下篇言丨丨丨之意丨丨餘丨而去

稷下著書　史記孟子荀卿傳自騶衍與齊之丨丨先生如淳于髡慎到環淵接子田駢鄒奭之徒各丨丨言治亂之事以干世主

魏公子兵法　史記信陵君傳當是時公子威振天下諸侯之客進兵法公子皆名之故世俗稱丨丨丨丨丨注劉歆七畧有魏公子兵法二十一篇圖七卷

布咸陽市門　史記呂不韋傳是時諸侯多辯士如荀卿之徒著書布天下呂不韋乃使其客人人著所聞集論以為八覽六論十二紀二十餘萬言以為備天地萬物古今之事號曰呂氏春秋丨丨丨丨丨懸千金其上延諸侯遊士賓客有能增損一字者予千金

能增損一字者予

千金見上

號其書曰新語 史記陸賈傳陸生時時前說稱詩書高帝罵之曰迺公居馬上而得之安事詩書陸生曰居馬上得之寧可以馬上治之乎且湯武逆取而以順守之文武並用長久之術也昔者吳王夫差智伯極武而亡秦任刑法不變卒滅趙氏鄉使秦已并天下行仁義法先聖陛下安得而有之高帝不懌而有慚色迺謂陸生曰試為我著秦所以失天下吾所以得之者何及古成敗之國陸生乃粗述存亡之徵凡著十二篇每奏一篇高帝未嘗不稱善左右呼萬歲｜｜｜｜｜｜

盤盂諸書 史記武安侯傳蚡辯有口學｜｜｜｜王太后賢之

石室金匱之書 史記太史公自序遷為太史令紬史記｜｜｜｜｜｜

五家之文怫異 史記太史公自序律歷更相治間不容翲忽｜｜｜｜｜｜維太初之元論作歷書第四

玉版 史記太史公自序故明堂石室金匱｜｜圖籍散亂注如淳曰刻玉

版以為文字

中祕書 漢書成帝紀光祿大夫劉向校｜｜謁者陳農使使求遺書於天下

蘭臺圖籍祕書 漢書百官公卿表御史中丞在殿中｜｜｜掌｜｜｜｜

鑄鼎刻書 漢書五行志火星出於周五月而鄭以三月作火｜｜｜刑辟｜以為民約是為刑器爭辟故火星出與五行之火爭明為災

建藏書之策置寫書之官 漢書藝文志昔仲尼沒而微言絕七十子喪而

大義乖故春秋分為五詩分為四易有數家之傳戰國從衡眞偽分爭諸子之言紛然殽亂至秦患之乃燔滅文章以愚黔首漢興改秦之敗大收篇籍廣開獻書之路迄孝武世書缺簡脫禮壞樂崩聖上喟然而稱曰朕甚閔焉於是｜｜｜｜｜｜｜｜｜下及諸子傳說皆充秘府至成帝時以書頗散亡使謁者陳農求遺書於天下詔光祿大夫劉向校經傳諸子詩賦步兵校尉任宏校兵書太史令尹咸校數術侍醫李柱國校方技

每一書已向輒條其篇目撮其指意錄而奏之會向卒哀帝復使向子侍中奉車都尉歆卒父業歆於是總羣書而奏其七畧故有輯畧有六藝畧有諸子畧有詩賦畧有兵書畧有術數畧有方技畧今删其要以備篇籍

求遺書 見上 條其篇目撮其指意 見上 七略 見上 鄭長者 漢書藝文志｜｜｜一篇注師古曰鄭人不知姓名 虞初九百 漢書藝文志｜｜周說｜｜四十三篇注師古曰洛陽人即張衡西京賦小說九百本自虞初者也 出稗官 漢書藝文志小說家者流蓋｜於｜｜街談巷語道聽塗說者之所造也 可觀者九家 漢書藝文志諸子十家其｜｜｜｜而已 蠭出 漢書藝文志是以九家之說｜｜並作各引一端崇其所善以此馳說取合諸侯辟由水火相滅亦相生也 辟由水火相滅相生 見上 雋永 漢書蒯通傳通論戰國時說士權變亦自序其

說凡八十一首號曰|||得書與漢朝等漢書河間獻王傳從民得善書必為好寫與之留其真加金帛賜以招之繇是四方道術之人不遠千里或有先祖舊書多奉以奏獻王者故|||多||||好寫留真見上與歷相應漢書揚雄傳大潭思渾天參摹而四分之極於八十一旁則三摹九據極之七百二十九贊亦自然之道也故觀易者見其卦而名之觀元者數其畫而定之元首四重者非卦也數也其用自天元推一晝一夜陰陽度數律歷之紀九九大運與天終始故元三方九州二十七部八十一家二百四十三表七百二十九贊分為三卷曰一二三|泰初|||亦有顓頊之歷焉揲之以三策開之以休咎絣之以象類播之以人事文之以五行擬之以道德仁義禮知無主無名要合五經苟非其事文不虛生為其泰曼漶而不可知故有首衝錯測攡瑩數文捝圖告十一篇皆以解剝元體離散其文章句尚不存焉

祕書之副 漢書敘傳斿博學有俊材左將軍師丹舉賢良方正以對策為議郎遷諫大夫右曹中郎將與劉向校祕書每奏事斿以選受詔進讀羣書上器其能賜以||||

素文 漢書敘傳||信而底麟分漢寶祚於異代按素文素王之文謂春秋也指春秋緯為漢受命符言故不錄入經學類

九流 漢書敘傳劉向司籍||以別劬曰儒道陰陽法名墨從橫凡九家

令丙 後漢書章帝紀律云掠者唯得榜笞立又||||箠長短有數注令丙為篇之次也

書林 後漢書和帝紀帝幸東觀覽||閱篇籍博選術藝之士以充其官

衡山玉牒 後漢書郡國志注湘中記曰||||有||||禹案其文治水

老氏臧室 後漢書竇章傳是時學者稱東觀為||||道家蓬萊山注老子為守臧史後為柱下史四方所記文書皆歸柱下事見史記言東觀經籍多也蓬萊海中神山為仙府幽經祕錄並皆在焉

祕經

後漢書蘇竟傳夫孔丘｜｜為漢赤制元包幽室文隱事明注祕經幽祕之經即緯書也包藏也言緯書元祕藏於幽室文雖隱微事甚明驗

綈袠祕記 後漢書楊厚傳祖父春卿善圖讖學為公孫述將漢兵平蜀春卿自殺臨命戒子統曰我｜｜中有先祖所傳｜｜為漢家用爾其修之統感父遺言服闋辭家從犍為周循學習先法又就同郡鄭伯山受河洛書及天文推步之術統作家法章句及內讖二卷解說

依論語作鄭志 後漢書鄭康成傳門生相與撰康成答諸弟子問五經｜｜｜｜｜｜八篇

寫藏祕館 後漢書賈逵傳尤明左氏傳國語為之解詁五十一篇永平中上疏獻之顯宗重其書｜｜｜

校定宣明殿 後漢書桓郁傳帝自制五家要說章句令郁｜｜｜於｜｜｜注華嶠書曰帝自制五行章句此言五家即謂五行之家也

沛王通論 後漢書沛獻王輔傳輔矜嚴有法度好經書善說京

氏易孝經論語傳及圖讖作
五經論時號之曰｜｜｜｜｜
刪定律令為漢儀 後漢書應劭傳
又｜｜｜｜｜｜建安元年乃奏之曰夫國之大事
莫尚載籍也載籍也者決嫌疑明是非賞刑之宜允獲
厥中俾後之人永為監焉故膠東相董仲舒老病致仕
朝廷每有政議數遣廷尉張湯親至陋巷問其得失於
是作春秋決獄二百三十二事動以經對言之詳矣逆
臣董卓蕩覆王室典憲焚燎靡有孑遺開辟以來莫或
茲酷今大駕東邁巡省許都拔出險難其命維新臣累
世受恩榮祚豐衍竊不自揆貪少云補輒撰具律本章
句尚書舊事廷尉板令決事比例司徒都目五曹詔書
及春秋斷獄凡二百五十篇蠲去復重為之節文又集
駮議三十篇以類相從凡八十二事其見漢書二十五
漢記四皆刪敘潤色以全本體其二十六博採古今瓌
瑋之事文章煥炳德義可觀其二十七臣所創造豈繄
自謂必合道衷心焉憤邑聊以藉手昔鄭人以乾鼠為

璞鸞之於周宋愚夫亦寶燕石緹緗十重夫覩之者掩口盧胡而笑斯文之俗無乃類旃左氏實云雖有姬姜絲麻不棄憔悴菅蒯蓋所以代匱也是用敢露頑才厠於明哲之末雖未足綱紀國體宜洽時雍庶幾觀察增闡聖德惟因萬機之餘暇遊意省覽焉獻帝善之辨物類名號識時俗嫌疑後漢書應劭傳撰風俗通以｜｜｜｜｜｜｜｜｜｜文雖不典後世服其洽聞尸牖牆壁各著刀筆後漢書王充傳以為俗儒守文多失其眞乃閉門潛思絕慶弔之禮｜｜｜｜｜｜｜著論衡八十五篇二十餘萬言以為談助後漢書王充傳注袁山松書曰充所作論衡中土未有傳者蔡邕入吳始得之恒祕玩｜｜｜｜｜不欲章顯其名號潛夫論後漢書王符傳隱居著書三十餘篇以譏當時失得｜｜｜｜｜｜故曰｜｜｜其指訐時短討謫物情足以觀見當時風政人

主宜寫一通置之座側後漢書崔寔傳論當世便事數十條名曰政論指切時要言辯而确當世稱之仲長統曰凡｜｜｜｜｜｜｜｜｜

匡老反韓復孟後漢書劉陶傳陶著書數十萬言又作七曜論｜｜子｜｜非｜｜軻及上書言當世便事條教賦奏書記辨疑凡百餘篇

漢四百歲元其興矣後漢書張衡傳衡善機巧尤致思於天文陰陽歷筭常耽好元經謂崔瑗曰吾觀太元方知子雲妙極道數乃與五經相擬非徒傳記之屬使人難論陰陽之事漢家得天下二百歲之書也復二百歲殆將終乎所以作者之數必顯一世當然之符也｜｜｜｜｜｜｜

載之兼兩後漢書吳祐傳父恢為南陽太守祐年十二隨從到官恢欲殺青簡以寫經書祐諫曰今大人踰越五嶺遠在海濱其俗誠陋然舊多珍怪上為國家所疑下為權威所望此書若成則｜｜｜｜昔馬援以薏苡興謗王陽

以衣囊徼名嫌疑之間誠先賢所慎也後漢書王景傳初景以為六經所載皆有卜筮作事舉止質於著龜而衆書錯糅吉凶相反乃參紀衆家數術文書冢宅禁忌堪輿日相之屬適於事用者集於|||||云
恢乃止撫其首曰吳氏世不乏季子矣

大衍元基

詩細長於論衡

後漢書趙曄傳曄著吳越春秋詩細歷神淵蔡邕至會稽讀||而歎息以為||||邕還京師傳之學者或誦習焉

竹簡小篆

晉書武帝紀汲郡人不準掘魏襄王冢得|||||古書十餘萬言藏於祕府

善文

晉書華廙傳廙栖遲家巷垂十載教誨子孫講誦經典集經書要事名曰||行於世

四部六錄

晉書傅元傳撰論經國九流及三史故事評斷得失各為區例名為傅子為內外中篇凡有||||合百四十首數十萬言并文集百餘卷行於世

發明奇趣振起元風

晉書向秀傳莊周著內外數十篇歷世方

士雖有覲者莫適論其旨統也秀乃為之隱解｜｜｜｜｜｜｜｜讀之者超然心悟莫不自足一時也惠帝之世郭象又述而廣之儒墨之迹見鄙道家之言遂盛焉**道家之言**見上**父子證明足以為審**晉書曹志傳帝嘗閱六代論問志曰是卿先王所作邪志對曰先王有手所作目錄請歸尋按還奏曰按錄無此帝曰誰作志曰以臣所聞是臣族父冏所作以先王文高名著欲令書傳於後是以假托帝曰古來亦都有是顧謂公卿曰｜｜｜｜｜｜｜｜｜自今以後可無復疑**正與人意闇同**晉書庾敳傳嘗讀老莊曰｜｜｜｜｜｜**竊注**晉書郭象傳先是注莊子者數十家莫能究其旨統向秀於舊注外而為解義妙演奇致大暢元風惟秋水至樂二篇未竟而卒秀子幼其義零落然頗有別本遷流象為人行薄以秀義不傳於世遂｜以為己｜乃自注秋水至樂二篇又易馬蹄一篇其餘衆篇或點定文句而已其

後秀義別本出故今有向郭二莊其義一也

向郭二莊見上

魏國史書晉書束皙傳初太康二年汲郡人不準盜發魏襄王墓或言安釐王冢得竹書數十車其紀年十三篇記夏以來至周幽王為犬戎所滅以事接之三家分仍述魏事至安釐王之二十年蓋丨丨之丨丨丨大畧與春秋皆多相應其中經傳大異則云夏年多殷益干啟位啟殺之太甲殺伊尹文丁殺季歷自周受命至穆王百年非穆王壽百歲也幽王既亡有共伯和者攝行天子事非二相共和也其易經二篇與周易上下經同易繇陰陽卦二篇與周易畧同繇辭則異卦下易經一篇似說卦而異公孫段二篇公孫段與邵陟論易國語二篇言楚晉事名三篇似禮記又似爾雅論語師春一篇書左傳諸卜筮師春似是造書者姓名也瑣語十一篇諸國卜夢妖怪相書也梁丘藏一篇先叙魏之世數次言丘藏金玉事繳書二篇論弋射法生封一篇帝王所封大歷二篇鄒子談天類

也穆天子傳五篇言周穆王游行四海見帝臺西王母圖詩一篇畫贊之屬也又雜書十九篇周食田法周書論楚事周穆王美人盛姬死事大凡七十五篇七篇簡書折壞不識名題冢中又得銅劍一枚長二尺五寸漆書皆科斗字初發冢者燒策照取寶物及官收之多燼簡斷札文既殘缺不復詮次武帝以其書付祕書校綴次第尋考指歸而以今文寫之晳在

燼簡 見上

考正汲冢書 晉書王接傳時祕書丞衛恒｜｜｜｜未訖而遭難佐著作郎束晳述而成之事多證異義時東萊太守陳留王庭堅難之亦有證據晳又釋難而庭堅已亡散騎侍郎潘滔謂接曰卿才學理議足解二子之紛可試論之接遂詳其得失摯虞謝衡皆博物多聞咸以為允當

鬼董狐 晉書干寶傳撰集古今神祇靈異人物變化名為搜神記凡二十卷以示劉惔惔曰卿可謂｜之｜｜

江左文志 宋書明帝紀好

讀書愛文義在藩時撰｜｜以來｜章｜又續衛瓘所注論語二卷行於世

代手板 宋書禮志巾以葛為之形如幘而橫著之古尊卑共服也今國子太學生冠之服單衣以為朝服執一卷經以｜｜｜

藏廣內 宋書百官志漢西京圖籍所｜｜有天府石渠蘭臺石室延閣｜｜之府是也東京圖書在東觀

襄陽科斗書考工記 齊書文惠太子傳時｜｜有盜發古冢者相傳云是楚王冢大獲寶物玉屐王屏風竹簡書青絲編簡廣數分長二尺皮節如新盜以把火自照後人有得十餘簡以示撫軍王僧虔僧虔云是｜｜｜｜｜｜｜周官所闕文也

元徽四部 齊書王儉傳超遷秘書丞上表求校墳籍依七畧撰七志四十卷上表獻之表辭甚典又撰定｜｜｜｜書目

言家口實 齊書王僧虔傳論註百氏荊州八袠又才性四本聲無哀樂皆｜｜｜｜如客至之有設也汝皆未經拂耳瞥目豈有庖廚不修而欲延

大賔者哉荆州八袠見上如客至有設見上玉以比徳海從上善齊書張融傳融自名集為玉海司徒褚淵問玉海名融答丨丨丨丨丨丨丨十八州士族譜齊書賈淵傳先是譜學未有名家淵祖𤍠之廣集百氏譜記專心治業晉太元中朝廷給𤍠之令史書吏撰定繕寫藏秘閣乃遷左民曹淵父及淵三世傳學凡丨丨丨丨丨丨丨合百帙七百餘卷該究精悉當世莫比永明中衛軍王儉抄次百家譜與淵參懐撰定給令史書吏撰定繕寫見上治縣譜齊書傳琰傳父僧佑山陰東土大縣難為長官僧佑在縣有稱琰尤明察父子並著奇績江左鮮有亞云諸傳有丨丨丨子孫相傳不以示人正先儒之迷開古聖之旨梁書武帝紀造制旨孝經義周易講疏及六十四卦二繫文言序卦等義樂社義毛詩答問春秋答問尚書大義中庸講疏孔子正言老

子講疏凡二百餘卷並｜｜｜｜｜｜｜｜｜王侯朝臣皆奉表質疑高祖皆為解釋

緗素梁書昭明太子傳遍該｜｜殫極邱墳縢帙充積儒墨區分

縢帙見上

京師莫比梁書沈約傳聰明過人好墳籍聚書至二萬卷｜｜｜｜

率多異本梁書任昉傳昉墳籍無所不見家雖貧聚書至萬餘卷｜｜｜｜昉卒後高祖使學士賀縱共沈約勘其書曰官所無者就昉家取之

官所無者就家取之見上

與沈約任昉家書相埒梁書王僧孺傳僧孺好墳籍聚書至萬餘卷率多異本｜｜｜｜｜｜｜｜｜

劉略班藝虞志荀録梁書王僧孺傳除尚書儀曹郎遷治書侍御史出為唐令初僧孺與樂安任昉遇竟陵王西邸以文學友會及是將之縣昉贈詩其畧曰｜｜｜｜｜｜｜｜伊昔有懷交相欣勗下帷無倦升高有屬嘉爾晨燈惜余夜燭其為士友推重如此

柱下

之言 陳書馬樞傳貴爵位者以巢由為桎梏愛山林者以伊呂為管庫束名實則芻芥｜｜｜玩清虛則糠粃席上之說稽之篤論亦各從其好也然支父有讓王之介嚴子有傲帝之規千載美談所不廢也

汲郡孔堂玉箱金板 陳書江揔姚察傳論九流七畧之書名山石室之紀｜｜｜之書｜｜｜｜之文莫不窮研旨與徧探坎井

豈可以此充食 南史謝僑傳僑素貴嘗一朝無食其子啟欲以班史質錢答曰寧餓死｜｜｜｜｜｜乎

舒被覆書 南史邱巨源傳虞龢少好學居貧屋漏恐濕墳典乃｜｜｜｜書獲全而被大濕時人以比高鳳

衆文經 魏書道武帝紀集博士儒生比衆經文字義類相從凡四萬餘字號曰｜｜｜

採諸經史該洽古義 魏書明元帝紀帝禮愛儒生好覽史傳以劉向所撰新序說苑於經典正義多有所闕乃撰新集三十篇｜｜｜｜｜｜魚資文武

馬

焚閉房記魏書孝武帝紀詔曰圖讖之興起於三季既非經國之典徒為妖邪所憑自今圖讖祕緯及名為孔子閉房記者一皆焚之

百家要事以類相從魏書宗室暉傳暉頗愛文學招集儒士崔鴻等撰錄｜｜｜｜｜｜｜｜名為科錄凡二百七十卷上起伏羲迄於晉宋凡十四代暉疾篤表上之

代京圖籍莫不審正魏書高謐傳謐以墳典殘缺奏請廣訪羣書大加繕寫由是｜｜｜｜｜｜｜｜

主之所好集亦不難魏書李先傳太祖問先曰天下書籍凡有幾何朕欲集之如何可備對曰伏羲創制帝王相承以至於今世傳國記天文祕緯不可計數陛下誠欲集之嚴制天下諸州郡縣搜索備送｜｜｜｜｜｜｜｜太祖於是班制天下經籍稍集

老莊矯誣魏書崔浩傳性不好｜｜之書每讀不過數十行輒棄之曰此｜｜之說不近人情必非老子所作老聃習禮仲尼

所師豈設敗法之書以亂先王之教衰生所謂家人筐篋中物不可揚於王庭也

物祖 魏書劉懋傳懋詩誄賦頌及諸文筆見稱於時又撰諸器物造作之始十五卷名曰——

遇新異之書殷勤求訪 魏書常景傳耽好經史愛翫文詞若————或復質買不問價之貴賤必以得為期————

炳於東序光於麟閣 魏書孫惠蔚傳惠蔚既入東觀見典籍未周乃上疏曰臣聞聖皇之御世也必幽贊人經參天貳地憲章典故述遵鴻猷故易曰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然則六經百氏圖書祕籍乃承天之正術治人之貞範是以溫柔疏遠詩書之教恭儉易良禮樂之道爻象以精微為神春秋以屬辭為化故大訓————蓺文————斯實太平之樞宗勝殘之要道有國之靈基帝王之盛業安上靖民敦風美俗其在茲乎及秦棄學術禮經泯絕漢興求訪典文載舉先王遺訓燦然復存暨光武

撥亂日不暇給而入洛之書二千餘兩魏晉之世尤重典墳收亡集逸九流咸備觀其鳩閱史篇訪購經論紙竹所載巢畫無遺臣學闕通儒思不及遠徒循章句片義無立而慈造曲覃厠班祕省忝官承乏惟書是司而觀閣舊典先無定目新故雜糅首尾不全有者累帙數十無者曠年不寫或篇第褫落始末淪殘或文壞字誤謬爛相屬篇目雖多全定者少臣今依前丞臣盧昶所撰甲乙新録欲裨殘補闕損併有無校練句讀以為定本次第均寫永為常式其省先無本者廣加推尋搜求令足然經記浩博諸子紛綸部帙既多章篇紕繆當非一二校書歲月可了今求令四門博士及在京儒生四十人在祕書省專精校考參定字義如蒙聽許則典文允正羣書大集詔許之

入洛二千餘兩 見上

永嘉舊本 魏書徐遵明傳知陽平館陶趙世業家有服氏春秋是晉世——遵明乃往讀之

手自補治躬加題帖 魏書

李業興傳業興愛好墳籍鳩集不已｜｜｜｜｜｜其家所有垂將萬卷覽讀不息多有異聞諸儒服其淵博

敘為世譜 周書明帝紀幼而好學博覽羣書善屬文詞彩溫麗及即位集公卿以下有文學者八十餘人於麟趾殿刋校經史又捃採衆書自羲農以來迄於魏末｜｜｜｜凡五百卷云

象經 周書武帝紀帝制｜｜｜成集百僚講說

赤軸青紙 隋書經籍志中原戰爭相尋干戈是務文教之盛符姚而已宋武入關收其圖籍府藏所有纔四千卷｜｜｜｜文字古拙

分為三品 隋書經籍志煬帝即位祕閣之書限寫五十副本｜｜｜｜上品紅瑠璃軸中品紺瑠璃軸下品漆軸於東都觀文殿東西廂構屋以貯之東屋藏甲乙西屋藏丙丁

道聽塗說靡不畢紀 隋書經籍志小說者街說巷語之說也傳載輿人之頌詩美詢於芻蕘古者聖人在上史為書瞽為詩工誦箴諫大夫規誨士傳言而庶

人謗孟春徇木鐸以求歌謠巡省觀人詩以知風俗過則正之失則改之——周官誦訓掌道方志以詔觀事道方慝以詔辟忌以知地俗而職方氏掌道四方之政事與其上下之志誦四方之傳道而觀衣物是也

五厄

隋書牛弘傳開皇初遷授散騎常侍祕書監弘以典籍遺逸上表請開獻書之路曰經籍所興由來尚矣文畫肇於庖犧文字生於蒼頡聖人所以弘宣教導博通今古揚於王庭肆於時夏故堯稱至聖猶考古道而言舜其大智尚觀古人之象周官外史掌三皇五帝之書及四方之志武王問黃帝顓頊之道太公曰在丹書是知握符御歷有國有家者曷甞不以詩書而為教因禮樂而成功也昔周德既衰舊經紊棄孔子以大聖之才開素王之業憲章祖述制禮刊詩正五始而修春秋闡十翼而弘易道治國立身作範垂法及秦皇馭㝢吞滅諸侯任用威力事不師古始下焚書之令行偶語之刑先王墳集掃地皆盡本既先亡從而

顛覆臣以圖讖言之經典咸衰信有徵數此則書之一厄也漢興改秦之弊敦尚儒術建藏書之策置校書之官屋壁山巖往往間出外有太常太史之藏內有延閣祕書之府至孝成之世亡逸尚多遣謁者陳農求遺書於天下詔劉向父子讎校篇籍漢之典文於斯為盛及王莽之末長安兵起宮室圖書並從焚燼此則書之二厄也光武嗣興尤重經誥未及下車先求文雅於是鴻生鉅儒繼踵而集懷經負帙不遠斯至肅宗親臨講肄和帝數幸書林其蘭臺石室鴻都東觀祕牒填委更倍於前及孝獻移都吏民擾亂圖書縑帛皆取為帷囊所收而西裁七十餘乘屬西京大亂一時燔蕩此則書之三厄也魏文代漢更集經典皆藏在祕書內外三閣遣祕書郎鄭默刪定舊文時之論者美其朱紫有別晉氏承之文籍尤廣晉祕書監荀勗定魏內經更著新簿雖古文舊簡猶云有缺新章後錄鳩集已多足得恢弘正道訓範當世屬劉石憑陵京華覆滅朝章國典從而失

墜此則書之四厄也永嘉之後寇竊競興因河據洛跨秦帶趙論其建國立家雖傳名號憲章禮樂寂滅無聞劉裕平姚收其圖籍五經子史纔四千卷皆赤軸青紙文字古拙僭偽之盛莫過二秦以此而論足可明矣故知衣冠軌物圖畫記注播遷之餘皆歸江左晉宋之際學藝為多齊梁之間經史彌盛宋祕書丞王儉依劉氏七畧撰為七志梁人阮孝緒亦為七録總其書數三萬餘卷及侯景渡江破滅梁室祕省經籍雖從兵火其文德殿内書史宛然猶存蕭繹據有江陵遣將破平侯景收文德之書及公私典籍重本七萬餘卷悉送荆州故江表圖書因斯一盡萃於繹矣及周師入郢繹悉焚之於外城所收十纔一二此則書之五厄也後魏爰自幽方遷宅伊洛日不暇給經籍闕如周氏創基關右戎車未息保定之始書止八千後加收集方盈萬卷高氏據有山東初亦採訪驗其本目殘缺猶多及東夏初平獲其經史四部重雜三萬餘卷所益舊書五千而已今御書

單本合一萬五千餘卷部帙之間仍有殘缺比梁之舊目止有其半至於陰陽河洛之篇醫方圖譜之說彌復為少臣以經書自仲尼以後迄於當今年踰千載數遭丨丨興集之期屬膺聖世伏惟陛下受天明命君臨區宇功無與二德冠往初自華夏分離彝倫攸斁其間雖霸王遞起而世難未夷欲崇儒業時或未可今土宇邁於三王民黎盛於兩漢有人有時正在今日方當大弘文教納俗升平而天下圖書尚有遺逸非所以仰協聖情流訓無窮者也臣史籍是司寢興懷懼昔陸賈奏漢祖云天下不可馬上治之故知經邦立政在於典謨矣為國之本莫此攸先今祕藏見書亦足披覽但一時載籍須令大備不可王府所無私家乃有然士民殷雜求訪難知縱有知者多懷怯惜必須勒之以天威引之以微利若猥發明詔兼開購賞則異典必臻觀閣斯積重道之風超於前世不亦善乎伏願天監少垂照察上納之於是下詔獻書一卷賚縑一匹一二年間篇籍稍備

獻書一卷賚縑一匹見上取方月數用比星周隋書潘徽傳上柱國

太尉揚州總管晉王握珪璋之寶履神明之德隆化讚傑藏用顯仁地居周邵業冠河楚允文允武多才多藝戎衣而籠關塞朝服而掃江湖收杞梓之才闢康莊之館加以佃漁六學網羅百氏繼稷下之絕軌弘泗上之淪風賾無隱而不探事有難而必綜至於采標錄錯華垂丹篆刑名長短儒墨是非書圃翰林之域理窟談叢之内謁者所求之餘侍醫所校之逸莫不澄涇辨渭拾珠棄蚌以為質文遞改損益不同明堂曲臺之記南宮東觀之說鄭王徐賀之答崔譙何庾之論簡牒雖盈菁華蓋鮮乃以宣條暇日聽訟餘晨娛情窺寶之鄉凝相觀濤之岸摠括油素躬披緗縹芟蕪刈楚振領提綱去其繁雜撮其指要勒成一家名曰江都集禮凡十二帙一百二十卷||||||||軍國之義存焉人倫之紀備矣

家書多祕閣北史魏宗室晏

傳晏好集圖籍|||||諸有七誘十醉北史陸俟
假借咸不逆其意亦以此見稱傳暐擬急
就篇為悟蒙章及||||創立簿籍據闕添寫舊唐
章表數十篇按暐俟曾孫書文
宗紀秋七月戊辰朔御史臺奏祕書省管新舊書五萬
六千四百七十六卷長慶二年巳前並無文案大和五
年以後並不納新書今請||||三教珠英舊唐書張
||||卷數逐月申臺從之易之傳詔
昌宗撰||||於內乃引文學之士李嶠閻朝隱徐
彥伯張說宋之問崔湜富嘉謀等二十六人分門撰集
成一千三朝廷所修皆總知其事舊唐書許敬宗傳初
百卷上之高祖太宗兩朝實錄
其敬播所修者頗多詳直敬宗又輒以巳愛憎曲事刪
改論者尤之然自貞觀以來|||||五代史及晉書
東殿新書西域圖志文思博要文館詞林累璧瑤山
玉彩姓氏錄新禮||||前後賞賚不可勝紀為

文選學者本之於憲舊唐書曹憲傳所撰文選音義甚為當時所重初江淮間——｜——又有許淹李善公孫羅復相繼以文選教授由是其學大興於代

表獻海內華夷圖舊唐書賈耽傳至十七年又譔成海內華夷圖及古今郡國縣道四夷述四十卷表獻之曰臣聞地以博厚載物萬國棊布海以委輸環外百蠻繡錯中夏則五服九州殊俗則七戎六狄普天之下莫非王臣昔毋丘出師東銘不耐甘英奉使西抵條支奄蔡乃大澤無涯罽賓則懸度作險或道里回遠或名號改移古來通儒罕遍詳究臣弱冠之歲好聞方言筮仕之辰注意地理究觀研考垂三十年絕域之比隣異蕃之習俗梯山獻琛之路乘舶來朝之人咸究竟其源流訪求其居處闤闠之行賈戎貊之遺老莫不聽其言而援其要閭閻之瑣語風謠之小說亦收其是而芟其偽然殷周以降封畧益明承歷數者八家渾區宇者五姓聲教所及惟唐

為大秦皇罷候置守長城起於臨洮孝武却地開邊障塞限於鷄鹿東漢則哀牢請吏西晉則裨離結轍隋室列四郡於卑和海西創三州於扶南江北遼陽失律因而棄之高祖神尭皇帝誕膺天命奄有四方太宗繼明重熙柔遠能通踰大磧通道北至仙娥於骨利幹置元闕州高宗嗣守丕績克廣前烈遣單車賫詔西越葱山於波剌斯立疾陵府中宗復配天之業不失舊物睿宗含先天之量惟新永圖明皇以大孝清内以無為理外大宛驥騄歲充内廐與貳師之窮兵黷武豈同年哉肅宗掃平氛祲潤澤生人代宗剗除殘孽彝倫攸叙伏惟皇帝陛下以上聖之姿當太平之運敦信明義履信包元惠養黎蒸懷柔遐裔故瀘南貢麗水之金漠北獻余吾之馬元化洋溢率土霑濡臣幼切磋於師友長趍侍於軒墀自揣孱愚叨榮非據鴻私莫答夙夜兢惶去興元元年伏奉進止令臣修撰國圖旋即充使魏州汴州出鎮東洛東都間以衆務不遂專門績用尚虧憂愧彌

切乃力竭衰病思殫所見闔藂於丹青謹令工人畫海內華夷圖一軸廣三丈從三丈三尺率以一寸折成百里別章甫左袵奠高山大川縮四極於纖縞分百郡於作繢宇宙雖廣舒之不盈庭舟車所通覽之咸在目并撰古今郡國縣道四夷述四十卷中國以禹貢為首外夷以班史發源郡縣紀其增減蕃落叙其衰盛前地理書以黔州屬西陽今則改入巴郡前西戎志以安國為安息今則改入康居凡諸疎舛悉從釐正隴西十地播棄於永初之中遼東樂浪陷屈於建安之際曹公棄陘北晉氏遷江南緣邊累經侵盜故墟日致堙毀舊史撰錄十得二三今書搜補所獲大半周禮職方以淄時為幽州之浸以華山為荊河之鎮既有乖於禹貢又不出於淹中多聞闕疑詎敢編次其古郡國題以墨今州縣題以朱今古殊文執習簡易臣學謝小成才非博物伏波之聚米開示眾軍鄧侯之圖書方知阨塞企慕取周前哲嘗所寄心輒罄庸陋多慚紕繆優詔答之

禮六官所職撰分門書舊唐書杜佑傳初開元末劉秩採經史百家之言||||||||三十五卷號曰政典大為時賢稱賞房琯以為才過劉更生佑得其書尋味厥旨以為條目未盡因而廣之加以開元禮樂書成二百卷號曰通典

聖賢家誡舊唐書房元齡傳元齡嘗戒諸子以驕奢沉溺必不可以地望凌人故集古今||||書於屏風令各取一具謂曰若能留意足以保身成名

瑤山往則維城前軌舊唐書裴光庭傳開元十七年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尋兼御史大夫無幾遷黃門侍郎依舊知政事從巡五陵迴拜侍中兼吏部尚書又加弘文館學士光庭乃撰||||及||||各一卷上表獻之手制褒美賜絹五百匹上令皇太子已下於光順門與光庭相見以重其諷誡之意

續春秋傳舊唐書裴光庭傳光庭又引壽安丞李融拾遺張琪著作左郎司馬利賓

等令直弘文館撰|||||上表請以經為御撰而光
庭等依左氏之體為之作傳上又手制褒賞之光庭委
筆削於李融
書竟不就

沂公史例

舊唐書田弘正傳弘正樂聞前代忠孝立功之事於府舍起書樓聚書萬餘卷視事之隙與賓佐講論古今言行可否令河朔有||||十卷弘正客為弘正所著也

續王儉七志

舊唐書馬懷素傳是時秘書省典籍散落條疏無敘懷素上疏曰南齊巳前墳集舊編王儉七志巳後著述其數盈多隋志所書亦未詳悉或古書近出前志闕而未編或近人相傳浮詞鄙而猶記若無編錄難辨淄澠望括檢近書篇目并前志所遺者||||||藏之秘府上於是名學涉之士國子博士尹知章等分部撰錄并刊正經史粗創首尾

施架排次大加搜寫

舊唐書褚無量傳無量以內庫舊書自高宗代即藏在宮中漸致遺逸奏請繕寫刊校以弘經籍之道明皇令於東都乾元殿前|||

充備仍引公卿以下入殿前令縱觀焉——廣采天下異本數年間四部

吳氏西齋書　舊唐書吳兢傳兢家聚書頗多嘗目錄其卷第號——

御府不逮　舊唐書韋述傳家聚書二萬卷皆自校定鈆槧雖——也兼古今朝臣圖歷代知名人畫魏晉已來草隸真跡數百卷古碑古器藥方格式錢譜璽譜之類當代名公尺題無不畢備

寫宣　舊唐書王起傳起文集一百二十卷

依春秋著五緯圖十卷——十卷起侍講時或僻字疑事令中使口宣即以牓字對故名曰寫宣

元經依家語為中說　舊唐書王勃傳祖通隋蜀郡司戶書佐大業末棄官歸以著書講學為業——體例自獲麟後歷秦漢至於後魏——紀年之書謂之——又——孔子——揚雄法言例——客主對答之說號曰——皆為儒士所稱

梵本經論六百餘部　舊唐書西戎天竺國傳貞觀十

年沙門元策至其國將｜｜｜｜｜｜｜｜｜｜而歸四部圖籍唐書百官志祕書郎三人從六品上掌｜｜｜｜｜以甲乙丙丁為部皆有三本一曰正二曰副三曰貯凡課寫功程皆分判校書郎十人正九品上正字四人正九品下掌讎校典籍刋正文章正副貯見上以古文字參定同異唐書韓王元嘉傳少好學藏書至萬卷皆｜｜｜｜｜｜｜｜文句詳正祕府不及唐書韓王元嘉傳時籍沒者衆惟冲誤家書為多皆｜｜｜｜｜所｜｜披冲越王貞子誤韓王元嘉子括地志分計州郡繙緝疏録唐書濮恭王泰傳司馬蘇最勸泰延賓客著書如古賢王泰乃奏撰｜｜｜｜於是引著作郎蕭德言祕書郎顧胤記室參軍蔣亞卿功曹參軍謝偃等撰次衛尉供帳光祿給食士有文學者多與而貴游子弟更相因藉門若市然泰悟其過欲速成乃｜｜｜｜｜｜｜凡五百

五十篇歷四朞成詔藏祕閣所賜萬段

採古今禮要為書 唐書段文昌傳疏典任義節不為齷齪小行節度使裴胄禮之胄｜｜｜｜｜｜｜｜數從文昌質判所疑

手自讎定 唐書蘇弁傳弁聚書至二萬卷｜｜｜｜當時稱與祕府埒

摹周六官事歸於職 唐書韋述傳先是詔修六典徐堅搆意歲餘嘆曰吾更修七書而六典歷年未有所適及蕭嵩引述撰定述始｜｜｜｜領其屬｜｜｜｜規制遂定

黃墨精謹 唐書韋述傳述典掌圖書餘四十年任史官二十年蓄書二萬卷皆手校定｜｜｜｜內祕書不逮也古草隸帖祕書古器圖譜無不備

李書樓 唐書李磎傳磎好學家有書至萬卷世號｜｜｜所著文章及註解諸書傳甚多

藏必三本 唐書柳仲郢傳家有書萬卷所｜｜｜｜上者貯庫其副常所閱下者幼學焉仲郢嘗手鈔六經司馬遷班固范曄史皆一鈔魏晉及南北朝

史再又類所鈔他書凡三十篇號柳氏自備旁録仙佛書甚衆皆楷小精真無行字

柳氏自備見上

金鏡舉要唐書令狐綯傳知制誥入翰林為學士它夜召與論人間疾苦帝出一一書曰太宗所著也卿為我一其一綯擿語曰至治未嘗任不肖至亂未嘗任賢任賢享天下之福任不肖罹天下之禍帝曰善朕讀此嘗三復乃已綯再拜曰陛下必欲興王業捨此孰先詩曰惟其有之是以似之

十金易一筆百金償一篇唐書鍾傳傳以彭玕為吉州刺史玕通左氏春秋嘗募求西京石經厚賜以金揚州人至相語曰一一一一一一一一况得士乎故士人多往依之

桂苑珠叢唐書曹憲傳於小學家尤邃自漢杜林衛宏以後古文亡絶至憲復興煬帝令與諸儒譔一一一一規正文字又註廣雅學者推其該

良朽蟫斷唐書馬懷素傳有詔句校祕書藏於祕書時文籍盈漫皆一一一一鐵勝

紛絆懷素建白願名宿學巨儒就校謬缺

閫外春秋 宋史李璦傳璦幼好學涉獵史傳挾策詣太原會唐莊宗屬募勇士即應募與周祖等十人約為兄弟周祖與璦情好尤密嘗造璦見其危坐讀書因問所讀何書璦曰此｜｜｜｜所謂以正守國以奇用兵較存亡治亂記賢愚成敗皆在此也

良產 宋史鄭樵傳字漁仲興化軍莆田人同郡林霆字時隱擢政和進士第博學深象數與樵為金石交林光朝嘗師事之聚書數千卷皆自校讐謂子孫曰吾為汝曹獲｜｜｜矣

識以王章 元史仁宗紀遣使四方旁求經籍｜｜｜刻印｜命近侍掌之

墨莊 元史申屠致遠傳聚書萬卷名曰｜｜

羣玉策府 穆天子傳辛卯天子北征東還乃循黑水癸巳至於｜｜之山容氏之所守曰羣玉田山知阿平無險四徹中繩先王之所謂｜｜注言往古帝王以為藏書冊之府所謂藏之名山者也

典册法書 焦氏易林｜｜｜｜

藏在蘭臺

宛委金簡　吳越春秋禹傷父功不成循江泝河盡濟甄淮乃勞身焦思以行七年聞樂不聽過門不入冠掛不顧履遺不躡功未及成愁然沈思乃案黃帝中經歷蓋聖人所記曰在於九山東南天柱號曰丨丨丨赤帝在闕其巖之巔承以文玉覆以磐石其書丨丨青玉為字編以白銀皆瑑其文禹乃東巡登衡嶽血白馬以祭不幸所求禹乃登山仰天而嘯因夢見赤繡衣男子自稱元夷蒼水使者聞帝使文命於斯故來候之非厥歲月將告以期無為戲吟故倚歌覆釜之山東顧謂禹曰欲得我山神書者齋於黃帝巖嶽之下三日庚子登山發石金簡之書存矣禹退又齋三日庚子登宛委山發金簡之書案金簡玉字得通水之理

青玉為字編以白銀　見上

益記　吳越春秋遂巡行四瀆與益夔共謀行到名山大澤名其神而問之山川脉理金玉所有鳥獸昆蟲之類及八方之民俗殊國異域土地里數使丨疏而丨之故名

之曰山海經

傳書猶窗牖王充論衡開户內日之光日光不能照幽鑿窗啟牖以助户明也夫一經之說猶日明也助以|||||也百家之言令人曉明非徒窗牖之開日光之照也菓果甘

甜蜜酪辛苦王充論衡俗好高古而稱所聞前人之業|||||後人新造||||樂於

居千石官富於積猗頓財王充論衡故曰玩揚子雲之篇||||||之|挾桓君山之書||||||之|

素丞相之跡存於新論王充論衡孔子不王素王之業在於春秋然則桓君山||||||||者也

蕞殘玉屑王充論衡古今作書者非一各穿鑿失經之實傳違聖人質故謂之||比之||故曰蕞殘滿車不成為道玉屑滿篋不成為寶

緯書荀悅申鑒世稱||仲尼之作也臣悅叔父故司空爽辨之益發其偽也其起於中興之前終張之徒之作乎

載數

車於王粲張華博物志蔡邕有書萬卷漢末年———字中皆挾風霜葛洪西京雜記淮南王安著鴻烈二十一篇鴻大也烈明也言大明禮教號為淮南子一曰劉安子自云———揚子雲以為一出一入字直千金葛洪西京雜記公孫弘著公孫子言刑名事亦謂———書倉王嘉拾遺記曹曾魯人也天下名書上古以來文篆訛落者曾皆刊正垂萬卷餘及國難既夷收天下遺書於曾家連車繼軌輸於王府曾慮先文湮沒乃積石為倉以藏書故謂曹氏為——充箱照軫劉勰文心雕龍迨至魏晉作者間出讕言兼存瑣語必錄類聚而求亦———矣受龍圖作握河記酈道元水經注粵在伏羲受龍馬圖於河八卦是也故命歷序曰河圖帝王之階圖載江河小川州界之分野後堯壇於河———逮虞舜夏商咸亦受焉埋緼歲久編韋

稀絶酈道元水經注穆天子竹書及山海經皆｜｜｜｜｜｜｜書策落次難以輯綴後人假合多差遠意至若訪地脈川不與經符驗程準途故自無會

石室積卷酈道元水經注河北有層山山甚靈秀山峯之上立石數百丈亭亭桀豎競勢爭高遠望參參若攢圖之托霄上其下層巖峭舉壁岸無階懸巖之中多｜｜焉室中若有｜｜矣而世士罕有津逮者因謂之積書巖

觀天下書未遍不得妄下雌黃顔氏家訓｜｜｜｜｜｜｜｜或彼以為非此以為是或本同末異或兩文皆欠不可偏信一隅也

黄卷宋祁筆記古人寫書盡用黄紙故謂之｜｜

膏吾識宋祁筆記今華吾體者衣冠也榮吾私者官祿也謹吾履者禮法也｜｜｜者詩書也

六籍奴婢錢希白南部新書劉蕡精於儒術嘗看文中子忿然言曰才非殆庶擬上聖述作不亦過乎客曰文中子於六籍何如蕡曰若

以人望人文中子於六籍猶奴婢之於郎主也世遂以文中子為｜｜｜

投缾　黃鑑楊文公談苑人言白居易作六帖以陶家缾數千各題門目作七層架列置齋中命諸生采集其事類｜｜倒取之抄錄成書故其所記時代多無次序

悞書以雌黃塗　沈括夢溪筆談館閣新書淨本有｜｜處｜｜｜之嘗校改字之法刮洗則傷紙紙貼之又易脫粉塗則字不沒塗數遍方能漫滅惟雌黃一漫則滅仍久而不脫古人謂之鉛黃蓋用之有素矣

古書託名　何遠春渚紀聞｜｜｜｜先君為武學博士日被旨校正武舉孫吳等七書先君言六韜非太公所作內有考證處先以稟司業朱服服言此書行之已久未易遽廢也又疑李衛公對問亦非是後為徐州教授與陳無己為交代陳云嘗見東坡先生言世傳王氏元經薛氏傳關子明易傳李衛公對問皆阮逸著撰逸嘗以學示奉常公也非獨此世傳龍城記載六丁取易說事樹萱

錄載杜陵老李太白諸人賦詩事詩體一律而龍城記乃王銍性之所為樹萱錄劉燾無言自撰也至於書刻亦然小字樂毅論實王著所書李太白醉草則葛叔忱戲欺其婦公者山谷道人嘗言之矣

酉陽逸典 吳曾能改齋漫錄荊州記曰小酉山上石穴有書千卷相傳秦人於此學因留之故梁湘東王山賦云訪丨丨之丨丨余乃悟段成式名書之所自也

太極為堂奧乾坤為門戶 邵伯温聞見前錄康節先公所著皇極經世書以元會運世之數推之千歲之日可坐致也以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色括六經陰陽剛柔行乎其間消息盈虛相為盛衰皇王帝伯相為治亂其肯為訓解之學也哉

鎮庫書 徐度却掃編予所見藏書之富莫如南都王仲至侍郎家聞之其子彥朝云其先人每得一書必以廢紙草傳之又求別本參校至無差悞乃繕寫之必以鄂州蒲圻縣紙為冊以其緊慢厚薄得中也每冊不過三四

十葉恐其厚而易壞也此本傳以借人及子弟觀之又別寫一本尤精好以絹素背之號|||非己不得見也

葉子 程大昌演繁露古書皆卷至唐始為||今書册也

南遷二友 陸游老學庵筆記東坡在嶺海間最喜讀陶淵明柳子厚二集謂之|||與|予讀宋白尚書玉津雜詩有云坐卧將何物陶詩與柳文則前人蓋有與公暗合者矣

用油拳紙 王明清揮麈後錄余家之所有幸而僅存者蓋自吾祖田曹始畜之至余三世矣書多|||方册如笏頭青縑為標字體工拙不一史記晉書或為行書筆墨尤勁其末用越州觀察使印亦有江氏所題余在杭州命善書者補其缺未具也

星分綺錯 王明清揮麈餘話至若秘書之建典籍是藏法西崑之王府萃東壁之靈光凡微言大義之淵源秘籙幽經之浩博貫九流包七畧四部|||萬卷|||犀軸牙籤煇燿有爍金匱石室載嚴封鑰

窮經洞究物理

王楙野客叢書|||止一卷不載所著人名自漢七畧隋經籍志唐藝文志本朝崇文書目皆不載觀其||||殆非常人所為觀埤雅及諸書述禽經所載而今禽經無之尚數十條如鶴以怨望鴟以貪顩鷄以嗔視鴨以怒嗔雀以猜懼燕以狂盱鶯以喜囀烏以悲啼鳶以饑鳴鶴以潔唳梟以凶叫鴟以愁嘯鵞飛則蜮沉鵙鳴則蚓結鵲俯鳴則陰仰鳴則晴陸生之鳥味多銳而善啄水生之鳥味多圓而善唼短脚者多伏長脚者多立凡此在今書皆所不聞疑禽經非全本

以甲乙分十門

陶宗儀輟耕錄莊蓼塘住松江府上海縣青龍鎮嘗為宋祕書小史其家蓄書數萬卷且多手抄者經史子集山經地志醫卜方伎稗官小說靡所不具書目|||||

瑯嬛福地

伊世珍瑯嬛記張茂先博學強記嘗為建安從事游於洞宮遇一人於途問華曰君讀書幾何華曰華之未讀者則二十年內書葢有之也若二十年外則華固已盡讀之矣

其人論議超然華頗內服相與驩甚因共至一處大石中忽然有門引華入數步則別是天地宮室嵯峨引入一室中陳書滿架其人曰此歷代史也又至一室則曰萬國志也每室各有奇書惟一室屋宇頗高封識甚嚴有二犬守之華問故答曰此皆玉京紫微金真七暎丹書紫字諸祕籍指二犬曰此龍也華歷觀諸室書皆漢以前事多所未聞者如三墳九邱檮杌春秋亦皆在焉華心樂之欲賃住數十日其人笑曰君癡矣此豈可賃地耶即命小童送出華問地名對曰｜｜｜｜也

御定子史精華卷七十

御定子史精華卷七十一

文學部七

力學

朝益暮習管子｜｜｜｜小心翼翼

不息版管子退身不舍端修業｜｜｜｜

疑今察古管子｜｜若｜之｜不知來者視之往

爲學日益爲道日損老子｜｜｜｜｜｜｜｜｜損之又損以至於無為無為而無不為矣

見歲若月晏子靜處遠慮｜｜｜｜學問不厭不知老之將至

君子慎所修晏子和氏之壁井里之困也良工修之則為存國之寶故｜｜｜｜｜

讀書百篇墨子昔者周公旦朝｜｜｜夕見七十士　心齋莊子顏回曰敢問其方仲尼曰齋吾將語若有而為之其易邪易之者皞天不宜顏回曰回之家貧唯不飲酒不茹葷者數月矣若此則可以為齋乎曰是祭祀之齋非｜｜也回曰敢問心齋仲尼曰若一志無聽之以耳而聽之以心無聽之以心而聽之以氣聽止於耳心止於符氣也者虛而待物者也唯道集虛虛者心齋也　刳心莊子夫道覆載萬物者也洋洋乎大哉君子不可以不｜｜焉　行年六十而六十化莊子蘧伯玉｜｜｜｜｜｜｜｜未嘗不始於是之而卒詘之以非也未知今之所謂是之非五十九非也　勤志服知莊子惠子曰孔子｜｜｜｜也　若出金石莊子曾子居衛縕袍無表顏色腫噲手足胼胝三日不舉火十年不製衣正冠而纓絕捉襟而肘見納屨而踵決曳縰而歌商頌聲滿天地｜｜｜｜　鼓琴樂道

莊子回有郭外之田五十畝足以給饘粥郭內之田十畝足以為絲麻鼓琴足以自娛所學夫子之道者足以自樂也

輮使之然 荀子木直中繩輮以為輪其曲中規雖有槁暴不復挺者||||也

參省乎己 荀子木受繩則直金就礪則利君子博學而日||||||則知明而行無過矣

一躍十駕 荀子騏驥||||不能十步駑馬||||功在不舍

金石可鏤 荀子鍥而不舍||||||

眞積力久 荀子||||則入學至乎沒而後止也

美七尺之軀 荀子小人之學也入乎耳出乎口口耳之間則四寸耳曷足以||||||哉

誦數 荀子故||||以貫之思索以通之為其人以處之除其害者以持養之

惡卧焠掌 荀子有子||||而|可謂能自忍矣

如蚖 荀子君子之學||蟠然遷之故其行效其立效其坐效其置顏色出辭氣效無留善無宿問

隱栝不可不謹

荀子爽輿之輪大山之木也示諸檃栝三月五月為幬菜敝而不反其常君子之｜｜｜｜｜也慎之猶

王之於琢磨

荀子人之於文學也｜｜｜｜｜也詩曰如切如磋如琢如磨謂學問也和之璧井里之厥也玉人琢之為天子寶

焉可息

荀子子貢問於孔子曰賜倦於學矣願息事君孔子曰詩云溫恭朝夕執事有恪事君難事君｜｜｜哉然則賜願息事親孔子曰詩云孝子不匱永錫爾類事親難事親焉可息哉然則賜願息於妻子孔子曰詩云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妻子難妻子焉可息哉然則賜願息于朋友孔子曰詩云朋友攸攝攝以威儀朋友難朋友焉可息哉然則賜願息耕孔子曰詩云晝爾于茅宵爾索綯亟其乘屋其始播百穀耕難耕焉可息哉然則賜無息者乎孔子曰望其壙皐如也嵮如也鬲如也此則知所息矣子貢曰大哉死乎君子息焉小人休焉

雞跖

呂氏春秋善學若若齊王之食｜也必食

其丨數千而後足雖不足猶若有跐**假長補短**呂氏春秋人之丨以丨其丨呂氏春秋善學者丨人將休不敢休人將卧不敢卧呂氏春秋甯越中牟之鄙人也苦耕稼之勞謂其友曰何爲而可以免此苦也其友曰莫如學學三十歲則可以達矣甯越曰請以十歲丨丨吾將丨丨丨丨丨吾將丨丨丨丨十五歲而周威公師之**返性游心**淮南子聖人之學也欲以丨丨於初而丨丨於虛也達人之學也欲以通性於遼廓而覺於寂寞也**歲賢愈昨**淮南子聖人無止無以丨丨昔日丨丨也注歲賢今歲勝於昔歲所謂止也愈昨今日勝於昨日無止也**積志委正以趣明師**淮南子名可務立功可彊成故君子丨丨丨丨丨丨丨丨勵節抗高以絶世俗**刀礱玉錯**揚子或曰學無益也如質何曰未之思矣夫有丨者丨諸有丨者丨諸不礱不錯焉攸用**習是勝非**揚子習乎習以

習非之勝是也況丨丨之丨丨乎於戲學者審其是而已矣汲汲皇皇揚子學之為王者事其已久矣堯舜禹湯文武丨丨丨仲尼丨丨其已久矣斧藻其德揚子吾未見好丨丨丨丨若斧藻其楶若歟希顏揚子希驥之馬亦驥之乘也丨丨之人亦顏之徒也耕道獵德揚子或曰耕不穫獵不饗耕獵乎曰丨丨而得道丨丨而得德是穫饗也學海揚子百川丨丨而至於海邱陵學山而不至於山是故惡夫畫也顏苦孔卓揚子顏不孔雖得天下不足以為樂然亦有苦乎曰丨丨丨丨之丨也率馬以驥揚子或問治已曰治已以仲尼或曰治已以仲尼仲尼奚寡也曰丨丨丨丨不亦可乎潛心於聖揚子敢問丨丨丨曰昔仲尼潛心於文王矣達之顏淵亦潛心於仲尼矣未達一間耳未達一間見上三年通一經揚子古之學者耕且養丨丨丨丨丨今之學也非獨為之

華藻也又從而繡其聲悅注言章句華多實少為繡其鞶帨見上金玉琴箏鐘磬笙

簧抱朴子夫士以三墳為｜｜五典為｜｜講肆為｜｜｜百家為｜｜使味道者以辭飽酣德者以義醒趣

流俗以高蹈軼億代而揚聲以辭飽以義醒見上晝競末景夕照餘暉

抱朴子元伯先生者遊在志學固已窮覽六略旁綜河洛｜｜義和之｜｜｜｜望舒之｜｜道靡遠而不究

言無微而不測賣薪給紙筆抱朴子自敘曰伐薪賣之以給紙筆就營田園處以柴火寫書柴

火寫書見上服先人之義稽仲尼之心文中子余小子獲覩成訓勤九載矣

｜｜｜｜｜｜｜｜｜｜天人之事帝王之道昭昭乎心醉六經目營四海文中子子

游河間之渚河上丈人曰何居乎斯人也｜若｜｜｜｜若｜｜｜何居乎斯人也文中子去之從嚴

揚游泳　文中子尚書召子仕子使姚義往辭焉曰必不得已署我於蜀或曰僻子曰吾得｜｜｜｜以卒世何患乎僻注嚴君平揚雄

居近識遠處今知古　文中子｜｜｜｜｜｜｜｜｜惟學矣

勤勤於述　文中子文中子曰仲尼之述廣大悉備乎歷千載而不用悲夫仇璋進曰然夫子今何｜｜｜｜也子曰先師之職也不敢廢焉知後之不能用也是藨是蓘則有豐年

行年五十

守學彌惇　國語公問元帥於趙衰對曰郤縠可｜｜｜｜矣｜｜｜｜夫先王之法志德義之府也夫德義生民之本也能惇篤者不忘百姓也請使郤縠公從之

不能行也恐聞則多矣　國語文公學讀書於臼季三日曰吾｜｜｜｜｜｜｜｜｜對曰然而多聞以待能者不猶愈乎

作懿戒　國語昔衛武公年數九十有五矣猶箴儆於國曰自卿以下至於師長士苟在朝者無謂我老耄而舍我

必恭恪於朝朝夕以交戒我聞一二之言必誦志而納之以訓道我在輿有旅賁之規位宁有官師之典倚几有誦訓之諫居寢有暬御之箴臨事有瞽史之道宴居有師工之誦史不失書矇不失誦以訓御之於是乎｜｜｜以自儆也及其没也謂之叡聖武公

讀書欲睡引錐刺股 戰國策蘇秦說秦王書十上而說不行黑貂之裘敝黄金百斤盡資用乏絶去秦而歸羸縢履蹻負書擔橐形容枯槁面目黧黑狀有愧色歸至家妻不下紝嫂不為炊父母不與言蘇秦喟然嘆曰妻不以我為夫嫂不以我為叔父母不以我為子是皆秦之罪也乃夜發書陳篋數十得太公陰符之謀伏而誦之簡練以為揣摩｜｜｜｜｜｜自｜其｜血流至足曰安有說人主不能出其金玉錦繡取卿相之尊者乎

簡練以爲揣摩 見上

韋編三絶 史記孔子世家孔子晚而喜易彖象繫序說卦文言讀易韋編三絶曰假我數年若是我於易則彬

彬矣**考信六藝**史記伯夷傳夫學者載籍極博猶丨丨於丨丨詩書雖缺然虞夏之文可知也**行**

常帶經史記儒林傳兒寬既通尚書以文學應郡舉詣博士受業受業孔安國兒寬貧無資用常為弟子都養及時時閒行傭賃以給衣食丨丨丨丨止息則誦習之按漢書作帶經而鉏**三年不觀舍**

園史記儒林傳董仲舒廣川人也以治春秋孝景時為博士下帷講誦弟子傳以久次相受業或莫見其面蓋丨丨董仲舒丨丨丨於丨丨其精如此進退容止非禮不行學士皆師尊之**晝誦書傳夜觀**

星宿漢書楚元王傳向為人簡易無威儀廉靖樂道不交接世俗專積思於經術丨丨丨丨丨丨丨或不寐達旦按向楚元王元孫**蒲牒寫書**漢書路溫舒傳父為里監門使溫舒牧羊溫舒取澤中丨丨截以為丨丨編用丨丨**實事求是**漢書河間獻王傳修學好古丨丨丨丨注師古曰務得事實每求真

是也

下惟發憤潛心大業

漢書董仲舒傳仲舒遭漢承秦滅學之後六經離析｜｜｜｜令後學有所統壹為羣儒首

識亡書三篋

漢書張安世傳上行幸河東嘗亡書三篋詔問莫能知惟安世識之具作其事後購求得書以相校無所遺失

擔薪誦書

漢書朱買臣傳買臣家貧好讀書不治產業常艾薪樵賣以給食｜束｜行且｜｜

三冬文史足用

漢書東方朔傳年十三學書｜｜｜｜｜｜十五學擊劍十六學詩書誦二十二萬言十九學孫吳兵法戰陣之具鉦鼓之教亦誦二十二萬言凡臣朔固已誦四十四萬言

誦四十四萬言

見上

唇腐齒落

漢書東方朔傳今子大夫修先王之術慕聖人之義諷誦詩書百家之言不可勝數著於竹帛｜｜｜｜服膺而不釋

所問非一師

漢書夏侯勝傳勝少孤好學從始昌受尚書及洪範五行傳說災異後事簡卿

又從歐陽氏問為學精孰|||||也 究壼奧 漢書敘傳皆及耆君之門闕|先聖之||按謂陸

賈董仲舒劉向揚雄 枕經籍書 漢書敘傳徒樂||||紆體衡門上無所帶下無所根 究極

師法 後漢書卓茂傳元帝時學於長安事博士江生習詩禮及歷算||||稱為通儒 閉户講

誦絕人間事 後漢書魯恭傳十五與母及丕俱居太學習魯詩||||||兄弟俱為諸

儒所稱學士爭歸之 牧豕聽經 後漢書承宮傳少孤年八歲為人||鄉里徐子盛者以春秋經授

諸生數百人宮過息廬下樂其業因就||遂請留門下為諸生拾薪執苦數年勤學不倦經典既明乃歸家

教授 拾薪執苦勤學不倦 見上 含味經籍 後漢書郎顗傳光祿大夫江夏黃瓊

耽樂道術清亮自然被褐懷寶|||| 當其念至忘所之適 後漢書曹褒傳褒少篤志

有大度結髮傳充業博雅疏通尤好禮士常慨朝廷制度未備慕叔孫通為漢禮儀晝夜研精沈吟專思寢則懷抱筆札行則誦習文書｜｜｜｜｜｜｜

問事不休賈長頭 後漢書賈逵傳自為兒童常在太學不通人間事身長八尺二寸諸儒為之語曰｜｜｜｜｜｜｜

不自知亡失衣冠顛隊阬岸 後漢書朱穆傳及壯耽學銳意講誦或時思至｜｜｜｜｜｜｜｜｜｜其父常以為專愚幾不知數馬足穆愈更精篤

閉廬精誦 後漢書樂恢傳恢長好經學事博士焦永永為河東太守恢隨之官｜｜｜｜不交人物

百家眾氏投閒而作 後漢書延篤傳吾嘗昧爽櫛梳坐於客堂朝則誦羲文之易虞夏之書歷公旦之典禮覽仲尼之春秋夕則消搖內階詠詩南軒｜｜｜｜｜｜｜洋洋乎其盈耳也渙爛兮其溢目也紛紛欣欣兮其獨樂也當此之時不知天之為蓋地之為輿不知

世之有人已之有軀也雖漸離擊筑傍若無人高鳳讀書不知暴雨方之於吾未足況也

持竿誦經

潦水流麥 後漢書高鳳傳高鳳字文通南陽葉人也少為書生家以農畝為業而專精誦讀晝夜不息妻嘗之田曝麥於庭令鳳護雞時天暴雨而鳳丨丨丨丨不覺丨丨丨丨妻還怪問鳳方悟之其後遂為名儒乃教授業於西唐山中

御軍三十餘年手不捨書 魏志武帝紀注魏書曰是以創造大業文武並施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晝則講武策夜則思經傳登高必賦及造新詩被之管絃皆成樂章

采梠負販挾持經書 魏志王朗傳注魏略曰董遇字季直性質訥而好學興平關中擾亂與兄季中依將軍段煨丨丨丨丨而常丨丨丨丨投閑習讀其兄笑之而遇不改

三餘 魏志王朗傳注魏略曰董遇言讀書百遍而義自見從學者云苦渴無日遇言當以丨丨或問三餘之意遇言冬者歲之

餘夜者日之餘陰雨者時之餘也由是諸生少從遇學無傳其朱墨者

百遍義自見見上

年踰八十手自校書蜀志向朗傳朗潛心典籍孜孜不倦｜｜｜｜｜猶｜｜｜｜｜刊定謬誤積聚篇卷於是最多開門接賓誘納後進但講論古義不干時事以是見稱上自執政下及童冠皆敬重焉

欣然獨笑以忘寢食蜀志譙周傳周耽古篤學家貧未嘗問產業誦讀典籍｜｜｜｜｜｜｜｜｜研精六經尤善書札頗曉天文而不以留意諸子文章非心所存不悉徧視也

鑽鑿推求略皆寓目蜀志郤正傳正安貧好學博覽墳籍弱冠能屬文入為秘書吏轉為令史遷郎至令性澹於榮利而尤耽意文章自司馬王楊班傳張蔡之儔遺文篇賦及當世美書善論益部有者則｜｜｜｜｜｜｜｜

畢覽百家吳志三嗣主傳孫休銳意於典籍欲｜｜｜｜之言尤好射雉春夏之間常晨出夜還唯

此時舍書寫畢讀徧 吳志闞澤傳家世農夫至澤好學居貧無資常為人傭書以供紙筆所｜既｜誦｜｜亦｜｜

非復吳下阿蒙 吳志呂蒙傳注江表傳曰蒙就學篤志不倦其所覽見舊儒不勝後魯肅上代周瑜過蒙言議常欲受屈肅撫蒙背曰吾謂大弟但有武畧耳至於今者學識英博｜｜｜｜｜蒙曰士別三日即更刮目相待大兄今喻何一稱穰侯乎

習經於桴鼓之間講論於戎馬之上 吳志虞翻傳注翻別傳臣生遇世亂長於軍旅｜｜｜｜｜｜｜｜｜｜｜

折妄語兒 吳志虞翻傳注吳書曰孫策謂翻曰孫昔再至壽春見馬日磾及與中州士大夫會語我東方人多才耳但恨學問不博語議之間有所不及耳孫意猶謂未耳卿博學洽聞故前欲令卿一詣許交見朝士以｜｜中國｜｜｜

左傳癖 晉書杜預傳王濟解相馬又甚愛之和嶠頗聚斂預嘗稱濟有馬癖嶠有

錢癖武帝聞之謂預曰卿有何癖對曰臣有丨丨丨

畫地成圖左右屬目 晉書張華傳華強記默識武帝嘗問漢宮室制度及建章千門萬户華應對如流聽者忘倦丨丨丨丨丨丨丨丨帝甚異之時人比之子產

簞食瓢飲披閱不倦 晉書安平獻王孚傳孚溫厚廉讓博涉經史漢末喪亂與兄弟處危亡之中丨丨丨丨而丨丨丨丨

就人借書手刊其謬 晉書齊獻王攸傳攸以禮自拘鮮有過事丨丨丨丨必丨丨丨丨然後反之

百日習一經 晉書魏舒傳年四十餘郡上計掾察孝廉宗黨以舒無學業勸令不就可以為高耳舒曰若試而不中其負在我安可虛竊不就之高以為己榮乎於是自課丨丨丨丨丨因而對策升第

約繩誦書 晉書劉寔傳寔少貧苦賣牛衣以自給然好學手丨丨口丨丨博通古今

年同呂望經籍不廢 晉書閻纘傳光祿大夫劉寔寒苦自

立終始不衰｜｜｜｜｜｜｜｜

默識其要 晉書阮瞻傳瞻字千里性清虛寡欲自得於懷讀書不甚研求而｜｜｜｜

帶經而農 晉書皇甫謐傳居貧躬自稼穡｜｜｜｜遂博綜典籍百家之言

書淫 晉書皇甫謐傳耽玩典籍忘寢與食時人謂之｜｜

就帝借書 晉書皇甫謐傳自表｜｜｜｜帝送一車書與之

手自抄寫 晉書紀瞻傳瞻性靜默少交遊好讀書或｜｜｜｜

公事之暇輒讀五經 晉書楊方傳初為郡鈴下威儀｜｜｜｜｜｜｜｜

從師受書

不覺日暮 晉書王承傳有犯夜若為吏所拘承問其故答曰｜｜｜｜承曰鞭撻甯越以立威名非政化之本使吏送令歸家

囊螢照書 晉書車胤傳太守王胡之名知人見胤於童幼之中謂胤父曰此兒當大興卿門可使專學胤恭勤不倦博學多通家貧不能得油夏月則練｜盛數十｜火以｜

丨以夜繼日焉

味義根 晉書劉敏元傳好星歷陰陽術數潜心易太元不好讀史常謂同志曰誦書當丨丨丨何為費功於浮詞之文易者義之源太元理之門能明此者即吾師也

一門七業 晉書劉殷傳有七子五子各授一經一子授太史公一子授漢書丨丨之內丨丨俱興北州之學殷門為盛

折蒲學書忘而失羊 晉書王育傳王育字伯春京兆人也少孤貧為人傭牧羊每過小學必歔欷流涕時有暇即丨丨丨丨丨丨丨丨

鑽堅研微 晉書虞喜傳丨丨丨丨有弗及之勤處靜味道無風塵之志

巧食誦詩 晉書王歡傳安貧樂道專精耽學不營產業常丨丨丨丨雖家無斗儲意怡如也

方伯若素士 晉書苻朗載記及為丨丨有丨丨丨耽玩經籍手不釋卷

息鞍披覽投戈吟咏 宋書禮志昔魏武身親甲冑務在武功猶尚丨丨丨丨丨丨丨丨

志為之逸

腸為之抽齊書王僧虔傳見諸元｜｜｜｜｜｜｜專一書轉誦數十家注自少至老手不釋卷尚未敢輕言

隸事齊書陸澄傳儉在尚書省出巾箱机案雜服飾令學士｜｜事多者與之人人各得一兩物澄後來更出諸人所不知事復各數條并奪物將去按儉王儉

酬據精悉一座稱服齊書崔慰祖傳國子祭酒沈約吏部郎謝朓嘗於吏部省中賓友俱集各問慰祖地理中所不悉十餘事慰祖口吃無華辭而｜｜｜｜｜｜｜｜之朓嘆曰假使班馬復生無以過此

班馬復生無以過此見上

纖簾誦書口手不息齊書沈驎士傳驎士少好學家貧｜｜｜｜｜｜｜

累牀誦書齊書徐伯珍傳少孤貧書竹葉及地學書山水暴至漂溺宅舍邨鄰皆奔走伯珍｜｜而坐｜｜不輟

讀書隨月握卷升屋齊書江泌傳泌少貧晝日所櫟夜｜｜｜｜光

丨丨耕耘雅業梁書武帝紀建國君民立教為首不學將落嘉植靡由朕肇基明命光宅區宇雖丨丨丨丨丨傍閱藝文而成器未廣志本猶闕非所以鎔範貴遊納諸軌度思欲式敦讓齒自家刑國今聲訓所漸戎夏同風宜大啟庠斅博延胄子務彼十倫弘此三德使陶鈞遠被微言載表

詩癖梁書簡文帝紀雅好題詩其序云余七歲有丨丨長而不倦然傷於輕艷當時號曰宮體

埃塵滿席寂若無人梁書韋愛傳愛少而偏孤事母以孝聞性清介不安交遊而篤志好學每虛室獨坐遊心墳索而丨丨丨

丨丨丨丨丨各疏所意少帝三事梁書沈約傳約嘗侍讌值豫州獻栗徑寸半帝奇之問曰栗事多少與約丨丨丨丨丨丨丨出謂人曰此公護前不讓即羞死帝以其言不遜欲抵其罪徐勉固諫乃止

手自讎校梁書南平王偉傳世子靜字安仁有美名號為宗室後進有文才而篤志好學

既內足於財多聚經史散書滿席｜｜｜

諸君進止威儀當問范長頭 梁書范岫傳文惠太子之在東宮沈約之徒以文才見引岫亦與焉岫文雖不逮約而名行為時輩所與博涉多通尤悉魏晉以來吉凶故事約常稱曰范公好事該博胡廣無以加南鄉范雲謂人曰｜｜｜｜｜｜｜｜｜｜｜以岫多識前代舊事也

坐睡梁懸枝梧錐握 梁書陸倕傳折高蕺於后臺異鄒顏乎董帷採三詩於河間訪九師於淮曲術兼口傳之書藝廣鏗鏘之樂時｜｜而｜｜裁｜｜而｜｜

苑囿經籍遊息文藝 梁書裴子野傳家傳素業世習儒史｜｜｜｜｜｜｜｜

所寫既畢諷誦亦通 梁書王僧孺傳家貧常傭書以養母｜｜｜｜｜｜｜｜建武初有詔舉士揚州刺史始安王遙光表薦秘書丞王暕及僧孺曰前侯官令東海王僧孺年三十五理尚棲約思致悟敏既筆耕為養亦

傭書成學至乃照螢映雪編蒲緝柳先言往行人物雅俗甘泉遺儀南宮故事畫地成圖抵掌可述豈直鼫鼠有必對之辨竹書無落簡之謬訪對不休質疑斯在

傭書成學（見上）

年少何乃不廉

梁書朱异傳遍治五經尤明禮易涉獵文史兼通雜藝博弈書算皆其所長年二十詣都尚書令沈約面試之因戲异曰卿丨丨丨丨丨丨异逡巡未達其旨約乃曰天下惟有文藝棊書卿一時將去可謂不廉也

坐策經史十事對九

梁書劉顯傳顯好學博涉多通尚書令沈約命駕造焉於丨丨顯丨丨丨丨顯丨丨其丨約曰老夫昏忘不可受策雖然聊試數事不可至十也顯問其五約對其二陸倕聞之歎曰劉郎可謂差人雖吾家平原詣張壯武王粲謁伯喈必無此對其為名流推賞如此

過於裴顧

梁書劉顯傳顯與河東裴子野南陽劉之遴吳郡顧協連職禁中遞相師友時人莫不慕之顯博聞強記丨丨丨丨時魏

人獻古器有隱起字無能識者顯案文讀之

無有滯礙考校年月一字不差高祖甚嘉焉

經史笥 梁書許懋傳永元中轉散騎侍郎兼國子博士與司馬褧同志友善僕射江祏甚雅重之號為｜｜｜

以杖自擊 梁書沈峻傳沈峻字士嵩吳興武康人家世農夫至峻好學與舅太史叔明師事宗人沈麟士門下積年晝夜自課時或睡寐輒｜｜｜｜其篤志如此

耕耘樵採懷書自隨 梁書孔子祛傳少孤貧好學｜｜｜常｜｜｜｜｜投閒則誦讀勤苦自勵遂通經術

紙數不登則不休息 梁書袁峻傳峻早孤篤志好學家貧無書每從人假借必皆抄寫自課日五十紙｜｜｜｜｜｜｜

燎麻炬從夕達旦 梁書劉峻傳峻好學家貧寄人廡下自課讀書常｜｜｜｜｜｜時或昏睡爇其髮既覺復讀終夜不寐其精力如此齊永明中從桑乾得還自謂所見不博更求異書聞京師有者

必往祈借崔慰祖謂之書淫

取二書尋檢一如杳言

梁書劉杳傳約又云何承天纂文奇博其書載張仲師及長頸王事此何出杳曰仲師長尺二寸唯出論衡長頸是毗騫王朱建安扶南以南記云古來至今不死約即｜｜｜｜｜｜｜｜｜按約沈約

以瓜鎮心

陳書鄭灼傳嘗蔬食講授多苦心熱若瓜時輒偃卧｜｜｜｜起便誦讀其篤志如此

我常目耕

南史王韶之傳韶之家貧好學嘗三日絕糧而執卷不輟家人誚之曰困窮如此何不耕答曰｜｜｜｜耳

學府

南史傅昭傳博極古今尤善人物魏晉以來官宦薄伐姻通內外舉而論之無所遺失世稱為｜｜

鐘鳴為限

南史邱仲孚傳仲孚靈鞠從孫也少好學讀書常以中宵｜｜｜｜靈鞠常稱為千里駒也

然糠自照

南史顧歡傳家世寒賤父祖並為農夫歡獨好學鄉中有學舍歡貧無以受業於舍壁後倚聽無遺忘者夕則

淡松節讀書戒||||數尋伊霍之傳不讀曹馬之書魏書宗室暉業傳暉業少險薄多與寇盜交通長乃變節涉子史亦頗屬文而慷慨有志節歷位司空太尉加特進領中書監錄尚書事齊文襄嘗問之曰比何所披覽對曰||||||||||鳩集圖籍萬有餘卷魏書宗室延明傳延明既博極羣書兼有文藻||||||||性情儉不營產業與中山王熙及弟臨淮王彧等並以才學令望有名於世雖風流造次不及熙彧而稽古淳篤過之年過七十手執經書刊定乖失魏書張袞傳袞|||||||闔門守靜||||||||愛好人物善誘無倦士類以此高之十猶通六魏書李先傳太祖曰卿既宿士屢歷名官經學所通何典為長先對曰臣才識愚闇少習經史年荒廢忘||||夢共鬼爭義魏書崔浩傳浩又上五寅元歷表曰

太宗即位元年勅臣解急就章孝經論語詩尚書春秋禮記周易三年成訖復詔臣學天文星歷易式九宮無不晝看至今三十九年晝夜無廢臣稟性弱劣力不及健婦人更無餘能是以專心思書忘寢與食至乃｜｜｜｜｜遂得周公孔子之要術始知古人有虛有實妄語者多真正者少自秦始皇燒書之後經典絕滅漢髙祖以來世人妄造歷術者有十餘家皆不得天道之正大悞四千小悞甚多不可言畫臣懸其如此今遭陛下太平之世除偽崇真宜改誤歷以從天道是以臣前奏造歷今始成訖謹以奏呈惟恩省察以臣歷術宣示中書博士然後施用

擔笈負書千里就業 魏書高允傳性好文學｜｜｜｜｜｜｜｜博通經史天文術數尤好春秋公羊

白首彌勤 魏書趙逸傳性好墳典｜｜｜｜年踰七十手不釋卷凡所著述詩賦銘頌五十餘篇

兵難之間講誦不廢 魏書宋繇傳雅好儒學雖在｜

丨丨丨丨丨丨丨每聞儒士在門嘗倒屣出迎停寢政事引談經籍
宿讀　魏書闞駰傳駰博通經傳聰敏過人三史羣言經目則誦時人謂之丨丨
注記典籍以燭繼晝　魏書劉昞傳李暠私署徵為儒林祭酒從事中郎暠好尚文典書史穿落者親自補治昞時侍側前請代暠暠曰躬自執者欲人重此典籍吾與卿相值何異孔明之會元德遷撫夷護軍雖有政務手不釋卷暠曰卿丨丨丨丨丨丨丨白日且然夜可休息昞曰朝聞道夕死可矣不知老之將至孔聖稱焉昞何人斯敢不如此
欲人重此典籍　上見
許其博未許其精　魏書李琰之傳琰之少機警善談經史百家無所不覽朝廷疑事多所訪質每云崔博而不精劉精而不博我既精且博學兼二子謂崔光劉芳也論者丨丨丨丨丨丨當時物議咸共宗之又自誇文章從姨兄常景笑而不許每休閑之際恒閉門讀書不交人事嘗謂人曰吾所以

好讀書不求身後之名但異見異聞心之所願是以孜孜搜討欲罷不能豈為聲名勞七尺也此乃天性非為力強

異見異聞心之所願上見豈為聲名勞七尺上見知真師所在魏書徐遵明傳徐遵明字子判華陰人也身長八尺幼孤好學年十七隨鄉人毛靈和等詣山東求學至上黨乃師屯留王聰受毛詩尚書禮記一年便辭聰詣燕趙師事張吾貴吾貴門徒甚盛遵明伏膺數月乃私謂其友人曰張生名高而義無檢格凡所講說不愜吾心請更從師遂與平原田猛畧就范陽孫買德受業一年復欲去之猛畧謂遵明曰君年少從師每不終業千里負帙何去就之甚如此用意終恐無成遵明曰吾今始｜｜｜｜猛畧曰何在遵明乃指心曰正在於此乃詣平原唐遷納之居於蠶舍讀孝經論語毛詩尚書三禮不出門院凡經六年時彈箏吹笛以自娛慰

不出門院凡經六年上見丈

夫擁書萬卷何假南面百城　魏書李謐傳每曰———遂絕跡下帷杜門却掃棄產營書手自刪削卷無重複者四千有餘矣猶括次專家搜比讜議隆冬達曙盛暑通宵雖仲舒不窺園君伯之閉户高氏之遺漂殺生之忘食方之斯人未足為喻

夏月坐板牀隨樹陰諷誦　魏書自叙收字伯起小字佛助年十五頗已屬文及隨父赴邊值四方多難好習騎射欲以武藝自達滎陽鄭伯調之曰魏郎弄戟多少收慚遂折節讀書——————積年牀板為之銳減而精力不

欲與楊子雲周旋　北齊書司馬子如傳好讀太元經注揚雄蜀都賦每云我———輟以文華顯

應奉五行俱下禰衡一覽便記今復見之裴生　北齊書裴諏之傳常從常景借書百卷十許日便返景疑其不能讀每卷策問應答無遺景嘆

曰｜｜｜｜｜｜｜｜｜｜｜｜｜｜｜｜｜於｜｜｜矣

日思誤書更是一適

北齊書邢邵傳有書甚多而不甚讐校見人校書常笑曰何思之甚天下書至死讀不可遍焉能始復校此｜｜｜｜｜｜｜｜妻弟李季節才學之士謂子才曰世間人多不聰明思誤書何由能得子才曰若思不能得便不勞讀書按邵字子才

遊宴之中卷不離手

北齊書劉逖傳逖遠離鄉家倦於覊旅發憤自勵專精讀書晉陽都會之所霸朝人士攸集咸務於宴集逖在｜｜｜｜｜｜｜｜值有文集所未見者輒終日諷誦或通夜不歸

識錞于

周書斛斯徵傳樂有錞于者近代絕無此器或有自蜀得之皆其好學如此莫之｜徵見之曰此｜｜｜也衆劝之信徵遂依干寶周禮注以芒筒将之其聲極振衆乃歎服徵乃取以合樂焉

句月不窺戶牖

周書宇文測傳測性沈密少篤學每｜｜｜｜｜｜

燭燼夜有

數升 周書呂思禮傳思禮好學有文才雖務兼軍國而
手不釋卷晝理政事夜則讀書令蒼頭執燭｜｜
｜｜據鞍讀書 周書樊深傳性好學老而不怠朝暮還
往常｜｜｜｜至馬驚墜地損折支體
終亦不改後 自杖 隋書皇甫績傳績三歲而孤為外祖
除國子博士 韋孝寬所鞠養嘗與諸外兄博弈孝
寬以其惰業督以嚴訓愍績孤幼特捨之績嘆曰我無
庭訓養於外氏不能克躬勵已何以成立深自感激命
左右｜｜三十孝寬聞而對之 學窮書圃 隋書文學傳
流涕於是精心好學畧涉經史 序永明天監
之際太和天保之間洛陽江左文雅尤盛於時作者濟
陽江淹吳郡沈約樂安任昉濟陰温子昇河間邢子才
鉅鹿魏伯起等並｜｜｜｜思極人文縟綵欝於雲霞
逸響振於金石英華秀發波瀾浩蕩筆有餘力詞無竭
源方諸張蔡曹王 書無不可讀者 隋書王頍傳少好遊
亦各一時之選也 俠年二十尚不知書

為其兄顒所責怒於是感激始讀孝經論語晝夜不倦遂讀左傳禮易詩書乃嘆曰｜｜｜｜｜｜勤學累載遂遍通五經究其旨趣大為儒者所稱

問一知二 隋書崔賾傳從駕登太行山詔問賾曰何處有羊腸坂賾對曰臣按漢書地理志上黨壺關縣有羊腸坂帝曰不是又荅曰臣按皇甫士安撰地書云太原北九十里有羊腸坂帝曰是也因謂牛宏曰崔祖濬所謂｜｜｜｜

手抄八千餘紙 北史崔逞傳長謙少與太原王延業俱為著作佐郎監典校書後為青州司馬賊圍城二百日長謙讀書不廢凡｜｜｜｜｜｜天文律歷醫方卜相風角鳥言靡不閑解按長謙名悊崔貢子

居無二業 北史盧景裕傳少敏專經為學居拒馬河將一老婢作食妻子不自隨從又避地大寧山不營世事｜｜｜｜唯在注解

累旬不盥櫛 舊唐書虞世南傳世南性沈靜寡欲篤志勤學少與兄世基受學於吳郡顧野王經十餘

年精思不倦或｜｜｜｜｜善屬文嘗祖述徐陵亦言世南得已之意又同郡沙門智永善王羲之書世南師焉妙得其體

口誦補缺 舊唐書蔣乂傳上嘗登凌煙閣見左壁頹剝文字殘缺每行僅有三五字命錄之以問宰臣宰臣遽受宣無以對即令召乂至對曰此聖歷中侍臣圖贊臣皆記憶即於御前｜｜以｜其｜不失一字上嘆曰虞世南暗寫列女傳無以加也

燃木葉照書 舊唐書柳璨傳璨少孤貧好學僻居林泉晝則採樵夜則｜｜｜｜以｜｜

故事問高仲舒 舊唐書高叡傳子仲舒博通經史尤明三禮及詁訓之書神龍中為相王府文學王甚敬重之開元中累授中書舍人侍中宋璟中書侍郎蘇延每詢訪故事焉時又有中書舍人崔琳深達政理璟等亦禮焉嘗謂人曰｜｜｜｜｜｜今事問崔琳則又何所疑矣

書癡 舊唐書竇威傳威家世勳貴諸昆弟並尚武藝而威耽玩文史介然自守諸兄哂之謂為

||書空地舊唐書劉仁軌傳劉仁軌汴州尉氏人也少恭謹好學遇隋末喪亂不遑專習每行坐所在輒|||由是博涉文史

冠屨詩禮畋獵史傳舊唐書王方慶傳大王爵高五等邑富千室其為計若在乎脩德||||||||覽古人成敗之所由鑒既往存亡之異跡按此係方慶父弘直諫漢王元諒書中語

李書樓舊唐書李磎傳磎自在臺省聚書至多手不釋卷時人號曰|||

口舌戕瘡手肘戕胝舊唐書白居易傳十五六始知有進士苦節讀書二十已來晝課賦夜課書間又課詩不遑寢息矣以至於||||||||

夜無然膏默念所記唐書宗室戢傳幼孤年十歲所即好學大寒掇薪自炙||||||||

羈丱即誦書日千言唐書許王素節傳始王雍授雍州牧方|||||||||師事徐齊聃淬勉自彊帝愛之

挂漢

書一帙角上行且讀唐書李密傳感厲讀書聞包愷在緱山往從之以蒲韉乘牛｜｜｜｜｜｜｜｜｜｜越國公楊素適見於道按轡躡其後曰何書生勤如此密識素下拜問所讀曰項羽傳因與語奇之

好此不為倦唐書張文琮傳文宗好自寫書筆不釋手子弟諫止曰吾｜｜｜｜

黄卷中方與聖賢對唐書狄仁傑傳為兒時門人有被害者吏就詰衆爭辯對仁傑誦書不置吏讓之答曰｜｜｜｜｜｜｜｜何暇偶俗吏語耶

觀書不知寢食唐書韋述傳韋述宏機曾孫家廚書二千卷述為兒時誦憶略徧父景駿景龍中為肥鄉令述從到官元行沖景駿姑子也為時儒宗常載書數車自隨述入其室｜｜｜｜｜｜行沖異之試與語前世事孰復詳諦如指掌然使屬文受紙輒就行沖曰外

未曾一日去書唐書崔徳輿傳徳輿生三歲知變四聲四歲能賦詩家之寶也

積思經術無不貫綜自始學至老丨丨丨丨丨不輟嘗著論辨漢所以亡西京以張禹東京以胡廣大指有補於世其文雅正贍縟當時公卿侯王功德卓異者皆所銘紀十常七八雖動止無外飾其醞藉風流自然可慕貞元元和間

書棋夜讀 唐書馬懷素傳懷素貧無所資丨丨丨輒然以丨書為縉紳羽儀云

得祿賜多以購書 宋史趙安仁傳嗜讀書丨丨丨丨丨丨丨三館舊闕虞世南北堂書鈔唯安仁家有本真宗命內侍取之嘉其好古手詔襃美

等身書 宋史賈黃中傳父玭嚴毅善教子黃中幼聰悟方五歲玭每旦令正立展書卷比之謂之丨丨丨

帳頂如墨色 宋史范純仁傳晝夜肄業至夜分不寢置燈帳中丨丨丨丨

映月讀書 宋史陸佃傳居貧苦學夜無燈丨丨光丨丨

置瓶水加足於上 宋史謝深甫傳少穎悟刻志為學積數年不寐夕則丨丨丨丨丨丨以

譽田總急

朱萬卷 宋史朱昂傳昂少與熊若谷鄧洵美同學朱遵度好讀書人號之為｜｜｜目昂為小萬卷

小萬卷 見上

近世肉譜 宋史韓浦傳浦博學善持論詳練臺閣故事多知唐朝氏族與人談亹亹然可聽號為｜｜｜｜

動書 元史敬儼傳家居十餘年劇痺不能行猶｜｜不廢

柳為簡 元史泰起宗傳起宗生長兵間學書無從得紙父順｜｜｜｜寫以授之成誦削去更書日

易漢書一帙 元史黃溍傳同郡吳萊字立夫天資絕人七歲能屬文凡書一經目輒成誦嘗往族父家｜｜｜｜｜以去族父迫扣之萊琅然而誦不遺一字三易他編皆如之

刮摩淬礪日長月益 元史吳師道傳因讀宋儒眞德秀遺書乃幡然有志於為已之學｜｜｜｜｜｜｜｜

拾樹葉代書簡 郭憲洞冥紀董謁字仲元武都郁邑人也少好學嘗遊山澤負帙圖書患其繁重家

貧｜｜｜以｜｜｜言其易卷懐也緜荊為林聚鳥獸毛以寢其上**愈愚**劉向說苑孟子曰人皆知以食愈饑莫知以學｜｜故善材之幼者必勤於學問以修其性**厲心**劉向說苑砥礪琢磨非金也而可以利金詩書辟立非我也而可以｜｜**學積成聖**劉向說苑水積成川則蛟龍生焉土積成山則豫樟生焉｜｜｜｜則富貴尊顯至焉**糞心**劉向說苑孟子曰人知糞其田莫知糞其心糞田莫過利苗得粟糞心易行而得其所欲何謂｜｜博學多聞何謂易行一性止淫也**何不炳燭**劉向說苑晉平公問於師曠曰吾年七十欲學恐已暮矣師曠曰｜｜｜｜乎平公曰安有為人臣而戲其君乎師曠曰盲臣安敢戲其君乎臣聞之少而好學如日出之陽壯而好學如日中之光老而好學如炳燭之明炳燭之明孰與昧行乎平公曰善哉**括羽鏃礪**劉向說苑孔子謂子路曰汝何好子路曰好長劍孔子曰非此之問

也請以汝之所能加之以學豈可及哉子路曰學亦有益乎孔子曰夫人君無諫臣則失政士無教交則失德狂馬不釋其策操弓不返於檠木受繩則直人受諫則聖受學重問孰不順成毀仁惡士且近於刑君子不可以不學子路曰南山有竹弗揉自直斬而射之通於犀革又何學為乎孔子曰丨而丨丨之丨而砥丨之其入不亦深乎子路拜曰敬受教哉

公明宣三學

劉向說苑丨丨丨學於曾子三年不讀書曾子曰宣而居參之門三年不學何也公明宣曰安敢不學宣見夫子居宮庭親在叱咤之聲未嘗至於犬馬宣說之學而未能宣見夫子之應賓客恭儉而不懈惰宣說之學而未能宣見夫子之居朝廷嚴臨下而不毀傷宣說之學而未能宣說此丨者丨而未能宣安敢不學而居夫子之門乎曾參避席謝之曰參不及宣其學而已朋

自寫乃當十遍讀

桓譚新論高君孟頗知律令嘗自伏寫書郎署以其老欲代之不肯云我

｜｜｜｜

讀書三壁文如貫虹 黃憲天祿閣外史淮南漢之宗室也｜｜｜｜

｜｜入聖室 王充論衡涉淺水者見蝦其頗深者察魚鼈其尤甚者觀蛟龍足行跡殊故所見之物異也入道淺深其猶此也淺者則見傳記諸文深者｜｜｜觀秘書故入道彌深所見彌大

心之白日 徐幹中論民之初載其矇未知譬如寶在於元室有所求而不見向日照焉則羣物斯辨矣學者｜｜｜｜也

｜獨觀大畧 王粲英雄記諸葛亮在荆州以建安初與潁川石廣元徐元直汝南孟公威等俱遊學三人務於精熟而亮｜｜其｜｜每晨夜從容常抱膝長嘯而謂三人曰卿三人仕進可至刺史郡守也三人問其所至亮但笑而不言

穿壁引光 葛洪西京雜記匡衡字稚圭勤學而無燭隣舍有燭而不逮衡乃｜｜｜其｜以書映光而讀之邑人大姓文不識家富多書衡乃與其傭作而不求償主人怪問衡衡

曰願得主人書遍讀之主人感歎資給以書遂成大學

樹皮編帙　王嘉拾遺記張儀蘇秦同志好學遇見墳典行途無所題記以墨書掌及股夜還寫之折竹為簡二人每假食於路剥｜｜｜以為書｜以盛天下良書

墨書掌股　見上

懷中竹牒　王嘉拾遺記劉向校書天祿閣專精覃思夜有老人著黃衣植青藜杖登閣而進見向暗中獨坐誦書老父乃吹杖端烟然因以見向向請問姓名云我太乙之精天帝聞卯金之子有博學者下而觀焉乃出｜｜｜｜有天文地圖之書

青藜吹煙　見上

削荊為筆刻汁為墨　王嘉拾遺記任末年十四時學無常師負笈不遠險阻每言人而不學則何以成或依林木之下編茅為菴｜｜｜｜｜｜樹｜｜｜夜則映月望星暗則縛麻蒿以自照觀書有合意者題其衣裳以記其事門徒悅其勤學更以淨衣易之

入室生　王嘉拾遺記薛夏天水人也博學絕倫魏文帝

與之講論終日不息應對如流無有凝滯帝曰昔公孫龍稱為辯捷而迂誕誣妄今子所說非聖人之言不談子游子夏之儔不能過也若仲尼在魏復為入室馬帝手制書與夏題云｜｜｜

囈語通周易　王嘉拾遺記呂蒙入吳吳主勸其學業蒙乃博覽羣籍以易為宗常在孫策座上酣醉忽臥於夢中誦周易一部俄而驚起衆座皆云呂蒙｜｜｜｜｜

饋貧糧　劉勰文心雕龍然則博聞為｜｜之｜貫一為拯亂之藥博而能一亦有助乎心力矣

情纆典素　劉勰新論夫還鄉若心務見家不可以一步至也慕學者｜｜｜｜不可以一讀能也

春華秋實　顏氏家訓夫學者猶種樹也｜玩其｜｜登其｜講論文章春華也修身利行秋實也

買荻燃明　顏氏家訓梁世彭城劉綺交州刺史勃之孫早孤家貧燈燭難辦常｜｜尺寸折之｜｜夜讀

筆頭盈瓮　劉餗隋唐嘉話虞監草行本師於釋智永嘗樓

上學書業成方下其所棄丨丨丨至丨丨

讀離騷半月如齋

馮贄雲仙雜記錢芸生好丨丨丨丨手不暇揭忘其肉味丨丨丨丨丨

吹火照書

王仁裕開天遺事蘇頲少不得父意常與僕夫雜處而好學不倦每欲讀書又患無燈燭常於馬廐竈中旋丨丨丨光丨丨誦焉其苦學如此後至相位

周禮庫

孫光憲北夢瑣言唐李浩尚書福相之子以開元初及第亦為小文好著述朝廷重其博學禮樂之事諮稟之時人號為丨丨丨丨蓋藉於舊典也

三上

歐陽修歸田錄錢思公雖生長富貴而少所嗜好在西洛時嘗語僚屬言平生惟好讀書坐則讀經史臥則讀小說上廁則閱小辭蓋未嘗頃刻釋卷也謝希深亦言宋公垂同在史院每走廁必挾書以往諷誦之聲琅然聞於遠近其篤學如此余因謂希深曰余平生所作文章多在丨丨丨乃馬上枕上廁上也蓋惟此尤可以屬思爾

浹日不盥

馬令南唐書儒者傳劉洞盧陵

人也少遊廬山學詩於陳訛精思不懈至｜｜｜｜

一策一杯葉夢得避暑錄話孫龍圖莘老喜讀書晚年病目乃擇卒伍中識字稍解事者二人使其子端取西漢左氏等數書授以句讀每暇中定坐室中命二人更讀於旁終｜｜則易一人飲之酒｜｜使退卒亦自喜不難

晝夜苦學昏怠輒以水沃面朱子名臣言行錄公處南都學舍｜｜｜｜五年未嘗解衣就寢夜或｜｜｜｜｜往往饘粥不充日昃始食同舍生或饋珍膳皆拒不受按公范仲淹

朱黃不去手陸游南唐書徐鍇傳既久處集賢｜｜｜｜｜｜非莫不出

肘不離案三十年羅大經鶴林玉露胡澹菴見楊龜山龜山舉兩肘示之曰吾此｜｜｜｜｜｜｜然後於道有進張無垢謫橫浦寓城西寶界南其寢室有短窗每日昧爽輒抱書立窗下就明而讀如是者十四年洎北歸窗下石上雙趺之跡隱然至今猶存前輩為學苦如

此然廼山蓋少年事無垢乃晚年尤難也

論驢故事

陶宗儀輟耕錄吾鄉呂徽之先生家仙居萬山中博學能詩文問無不知若而安貧樂道常逃其名耕漁以自給一日先生與陳剛中治中遇於道治中策蹇驢時猶布衣見先生風神高簡問曰得非呂徽之乎曰然足下非陳剛中乎曰然握手若平生懽共｜｜｜先生言一事治中答一事互至四十餘事治中止矣先生曰我尚記得有其出其書其出其傳又三十餘事治中深敬之

不學

多暇日

荀子其為人也｜｜｜若其出入不遠矣

盲辨色聾辨聲

荀子不是師法而好自用譬之是猶以｜｜｜以｜｜｜也

未如肬贅

荀子孔子曰如垤而進吾與之如邱而止吾已

矣今學曾｜｜｜｜則具然欲為人師聞不若聾見不若盲言不若爽知不若狂呂氏春秋且天生人也而使其耳可以聞不學其｜｜｜｜使其目可以見不學其｜｜｜｜使其口可以言不學其｜｜｜｜使其心可以知不學其｜｜｜｜寶行良道一而弗復呂氏春秋今有寶劍良馬於此玩之不厭視之無倦｜｜｜｜｜｜｜｜欲身之安也名之章也不亦難乎學山不至於山揚子百川學海而至於海邱陵｜｜而｜｜｜｜是故惡夫畫也注畫止寡聞無約寡見無卓揚子多聞則守之以約多見則守之以卓｜｜則｜｜也｜｜則｜｜也擿埴索塗揚子熒魂曠枯糟莩曠沉｜｜｜｜宜行而已矣摭華不食實揚子孟子疾過我門而不入我室或曰亦有疾乎曰｜我｜｜而｜｜我｜顧魚無網抱朴子夫不學而求知猶

｜｜而｜｜｜馬心雖勤而無獲矣

不知五經名曰　抱朴子｜｜｜｜｜之｜｜而享儒官之祿

問其山教山　國語范獻子聘於魯｜｜｜｜魯人以其鄉對獻子曰不為具敖乎對曰先君獻武之諱也獻子歸徧戒其所知曰人不可以不學吾適魯而名其二諱為笑焉唯不學也人之有學也猶木之有枝葉也木有枝葉猶庇蔭人而況君子之學乎

以耳食　史記六國表秦取天下多暴然世異變成功大傳曰法後王何也以其近己而俗變相類議卑而易行也學者牽於所聞見秦在帝位日淺不察其終始因舉而笑之不敢道此與｜｜｜無異悲夫

保殘守缺　漢書楚元王傳至於國家將有大事若立辟雍封禪巡狩之儀則幽冥而莫知其原猶欲｜｜｜快恐見破之私意而無從善服義之公心

皇天

報下神雀　漢書酷吏傳長吏守丞對時臣敞舍有鶡雀飛止丞相府屋上丞相以下見者數百人邉

吏多知鶡雀者問之皆陽不知丞相閤議上奏曰臣閑上計長史守丞以興化條||||||後知從臣敞舍來乃止郡國吏竊笑丞相仁厚有知畧微信奇怪也

筆不點牘辭不辯心 後漢書陽球傳案松覽等皆出於微蔑斗筲小人依憑世戚附託權豪俛眉承睫徼進明時或獻賦一篇或鳥篆盈簡而位升郎中形圖丹青亦有||||||||假手請字妖偽百品莫不被蒙殊恩蟬蛻滓濁

假手請字 見上

別字 後漢書尹敏傳讖書非聖人所作其中多近鄙||頗類世俗之辭

語輒自謂侯身 魏志毛皇后傳父嘉本典虞車工卒暴富貴明帝令朝臣會其家其容止舉動甚蚩騃||||||

|鱟魚蝦鮓未可致 晉書虞嘯父傳為孝武帝所親愛嘗侍飲宴帝從容問曰卿在門下初不聞有所獻替邪嘯父家近海謂帝有所求對曰天時尚溫|||||||尋當有所上獻帝大笑

此

正是我 宋書宗室韞傳韞人才凡鄙以有宣城之勳特為太宗所寵在湘州及雍州使善畫者圖其出行鹵簿羽儀常自披玩嘗以此圖示征西將軍蔡興宗興宗戲之陽若不解畫者指韞形像問曰此何人而在轝上韞曰||||其庸底如此

營道無烈心 宋書宗室義綦傳元嘉六年封營道縣侯凡鄙無識知每為始興王濬兄弟所戲弄濬常謂義綦曰陸士衡詩云|||||其何意苦阿父如此義綦曰下官初不識何忽見苦其庸塞可笑類如此

項羽千敗 宋書南郡王義宣傳義宣既入城猶出聽事見客左右惺蜜寶誠使慰撫眾賓以藏質違指授之宜用致失利今治兵繕甲更為後圖昔漢高百敗終成大業而義宣忘靈寶之言誤云||||眾咸掩口而笑

恍若迷途失偶黶如深夜撤燭 宋書顏延之傳若呻吟於墻室之內喧囂於黨輩之間竊議以迷寡聞姐語以敵要說是短算所出而非

長見所上適值尊明臨座稠覽博論而言不入於高聽人見棄於衆視則｜｜｜｜｜｜｜｜｜｜｜｜衢聲茹氣腆嘿而歸豈識向之夸漫祇足以成今之沮喪耶

何不還合朔日 宋書阮佃夫傳會值正旦應合朔尚書奏遷元會佃夫曰元正慶會國之大禮｜｜｜｜｜耶其不稽古如此

太傅是誰吾不識也 齊書張敬兒傳敬兒於襄陽城西起宅聚財貨又欲移羊叔子墮淚碑於其處立臺綱紀諫曰羊太傅遺德不宜遷動敬兒曰｜｜｜｜｜｜｜｜

不結道人 梁書任昉傳弱冠王孫綺紈公子道｜｜｜於｜｜聲未遒於雲閣

唯作大諾 梁書陳伯之傳伯之不識書及還江州得文牒辭訟｜｜｜｜而已有事典籤傳口語與奪決於主者

典籤傳口語 見上

每在公宴必強賦詩 梁書胡僧祐傳性好讀書不解緝綴然｜｜｜｜｜｜｜｜文詞鄙俚多被嘲謔僧祐怡

然自若謂巳實工矜伐愈甚 無為作才語見向 南史彭城王義康傳素無術學袁淑嘗詣義康義康問其年荅曰鄧仲華拜袞之歲義康曰身不識也淑又曰陸機入洛之年義康曰身不讀書君｜｜｜｜｜ 檢覓鳳毛 南史謝超宗傳選補新安王子鸞國常侍王母殷淑儀卒超宗作誄奏之帝大嗟賞謂謝莊曰超宗殊有鳳毛靈運復出時右衛將軍劉道隆在御座出候超宗曰聞君有異物可見乎超宗曰懸磬之家復有異物耶道隆武人無識正觸其父名曰旦侍宴至尊說君有鳳毛超宗徒跣還內道隆謂｜｜｜｜｜至閤待不得乃去按齊書謝超宗傳無時右衛將軍劉道隆以下數語 託云沈約便句句嗟稱 南史張率傳至年十六向作二千餘首有虞訥者見而詆之率乃一旦焚毀更為詩示焉｜｜｜｜訥｜｜｜｜｜無字不善率曰此吾作也訥慙而退 所識不過十字 南史昌義之傳

義之不知書｜
｜｜｜｜｜

不免面墻

魏書廣陵王羽傳高祖引陸叡元贊等於前曰北人每言北人何用知書朕聞此深用憮然今知書者甚衆豈皆聖人朕自行禮九年置官三載正欲開導兆人致之禮教朕為天子何假中原欲令卿等子孫博見多知若永居恒北值不好文主卿等子孫｜｜｜｜也陸叡對曰實如明詔金氏若不入仕漢朝七世知名亦不可得也高祖大悅

友人與之書而不能答

魏書傅永傳年二十餘有｜｜｜｜｜｜｜｜請於洪仲洪仲深讓之而不為報永乃發憤讀書涉獵經史兼有才華

何處龍見

北齊書高阿那肱傳尚書郎中源師嘗諮肱云龍見當雩問師云｜｜｜｜作何物顏色師云此是龍星見須雩祭非是真龍見肱云漢兒強知星宿其墻面如此

穴處

北史雷紹傳年十八給事鎮府嘗使洛陽見京都禮義之美還謂同僚曰徒知邊僻尚武以圖富貴不謂文學身之寶也

生世不學其猶丨丨何所見焉

作屋況字

北史斛律金傳金性質直不識文字本名敦苦其難署改名為金從其便易猶以為難司馬子如教為金字丨丨丨之其丨乃就

何須作書傳雅語

北史李密傳密共化及隔水語密數之曰卿本匈奴皁隸破野頭耳父與兄弟皆受隋恩豈容躬行殺虐今若速來歸義尚可全後嗣化及默然俯仰良久乃瞋目大言曰共你論相殺事丨丨丨丨丨丨密謂從者曰化及庸懦如此忽欲圖帝王吾當折杖驅之按何須作書傳雅語隋書作何須作書語

八十宗

北史徐遵明傳遵明見鄭康成論語序云書以八寸策誤作丨丨丨因曲為之說其僻也皆如此

河南將軍

晉無此號

北史熊安生傳安生在山東時歲歲遊講從之者傾郡縣或誑之曰某村古塚是晉河南將軍熊光去七十二世舊有碑為村人埋匿安生掘地求之不得連年訟焉冀州長史鄭大譙判之曰七十二

世乃是羲皇上人｜｜｜｜｜｜｜｜｜訴非理記安生率其族向塚而號將通名見徐之才和士開二人相對以徐之才諱雄和士開諱安乃稱觸觸生舉公哂之

觸觸生見上

獸亦不識字而能觸邪舊唐書侯思止傳貧窮不能理生業乃樂事渤海高元禮家性無賴詭譎時恒州刺史裴貞杖一判司則天將不利王室羅反之徒已興矣判司教思止誣遊擊將軍高元禮因請狀乃告舒王元名及裴貞反周興按之並族滅授思止遊擊將軍元禮懼而曲媚引與同坐呼為侯大曰國家用人以不次若言侯大不識字即奏云獬豸｜｜｜｜｜｜｜則天果如其言思止以獬豸對之則天大悅

賜絹買經史舊唐書隴西王博乂傳絃歌自娛驕侈無比與其弟渤海王奉慈俱為高祖所鄙帝謂曰我怨讐有善猶擢以不次況於親戚而不委任聞汝等惟昵近小人好為不軌先王墳典不聞習學今｜｜二百匹可各｜｜｜習

讀務為善事

伏獵侍郎

舊唐書嚴挺之傳林甫引蕭炅為戶部侍郎嘗與挺之同行慶弔客次有禮記蕭炅讀之曰蒸嘗伏獵炅早從官無學術不識伏臘之意誤讀之挺之戲問炅對如初挺之白九齡曰省中豈有｜｜｜｜

杕杜

舊唐書李林甫傳自無學術僅能秉筆有才名於時者尤忌之而郭慎微苑咸文士之閥茸者代為題尺林甫典選部時選人嚴迥判語有用杕杜二字者林甫不識杕字謂吏部侍郎韋陟曰此云｜｜何也陟俛首不敢言

弄麞

舊唐書李林甫傳太常少卿姜度林甫舅子度妻誕子林甫手書慶之曰聞有｜｜之慶客視之掩口

曳白

舊唐書苗晉卿傳晉卿及同列侍郎宋遙主文選天寶一載御史中丞張倚男奭參選晉卿與遙以倚初承恩欲悅附之考選人判等凡六十四人分甲乙丙科奭在其首衆知奭不讀書論議紛然明皇大集登科人御花萼樓親試登第者十無一二而奭手持試紙竟日不下一

字時謂之｜｜六經則未嘗開卷三史則皆同於挂壁舊唐書楊綰傳從此積弊浸轉成俗幼能就學皆誦當代之詩長而博文不越諸家之集進相黨與用致虛聲｜｜｜｜｜｜｜｜｜｜｜｜｜

沒字碑五代史唐臣傳明宗問誰可相者安重誨以崔協對任圜前爭曰重誨未諳朝廷人物為人所賣天下皆知崔協不識文字而虛有儀表號為｜｜｜臣以陛下誤加採擢無功幸進此不知書以臣一人取笑足矣相位有幾豈容更益笑端

霍光傳不可不讀宋史寇準傳張詠在成都聞準入相謂其僚屬曰寇公奇才惜學術不足爾及準出陝詠適自成都罷還準送之郊問曰何以教準詠徐曰｜｜｜｜｜｜也準莫諭其意歸取其傳讀之至不學無術笑曰此張公謂我矣

讀未終紙欠伸思睡宋史王勝傳司馬光嘗語人曰自我為資治通鑑人多欲求觀｜｜｜一

丨巳丨丨丨丨能閱之終篇者惟王勝之耳按勝之曙孫益孫子

不識奇字至分為兩

金史拧嘉喀齊喀傳初大兵圍汴司諫陳奇優上封事言得失切中時病喀齊喀大怒名入省呼其名責之曰子為陳山可耶果如子言能退大敵我當世世與若為奴聞者無不竊笑蓋丨丨丨丨丨丨丨耳

雀兒參

政

金史錫默愛實傳合周姓好作詩詞語鄙俚人采其語以為戲笑因自草括粟榜文有雀無翅兒不飛蛇無頭兒不行等語以而作兒掾史知之不敢易也京城目之曰丨丨丨丨

飯坑酒囊

王充論衡人生稟五常之性好道樂學故辨於物今則不然飽食快飲慮深求卧腹為丨丨腸為丨丨是則物也

鸚鵡

能言之類

王充論衡凡貫通者貴其能用之也即徒誦讀讀詩諷術雖千篇以上丨丨丨丨丨丨也

行傳書之意出膏腴之詞非傲儻之才不能任也

以賄玷精以乏易計

王符潛夫論當

世學士恒以萬計而究塗者無數十焉其故何也其富者則｜｜｜｜貧者則｜｜｜｜

無異女史誦詩內豎傳令

徐幹中論凡學者大義為先物名為後大義舉而物名從之然鄙儒之博學也務於物名詳於器械考於詁訓摘其章句而不能統其大義之所極以獲先王之心此｜｜乎｜｜｜｜｜｜｜｜也

蒙然張口如坐雲霧

顏氏家訓人生在世會當有業農民則計量耕稼商賈則計論貨賄工巧則致精器用伎藝則深思法術武夫則慣習弓馬文士則講議經書多見士大夫恥涉農商羞務工伎射既不能穿札筆則纔記姓名飽食醉酒忽忽無事以此銷日以此終年或因家世餘緒得一階半級便謂為足安能自苦及有吉凶大事議論得失｜｜｜｜｜｜｜｜公私宴集談古賦詩塞默低頭欠伸而已有識旁觀代其入地何惜數年勤學長受一生愧辱哉

顧人答策假手賦詩

顏氏家訓

梁朝全盛之時貴遊子弟多無學術至於諺云上車不落則著作體中何如則祕書無不熏衣剃面傅粉施朱駕長簷車跟高齒屐坐棊子方褥憑班絲隱囊列器玩於左右從容出入望若神仙明經求第則｜｜｜三九公讌則｜｜｜｜

懶營饌惰裁衣　顏氏家訓世人不問愚智皆欲識人之多見事之廣而不肯讀書是猶求飽而｜｜｜欲煖而｜｜｜｜也

損惠蹲鴟　顏氏家訓江南有一權貴讀誤本蜀都賦注解蹲鴟芋也乃為羊字人饋羊肉答書云｜｜｜｜舉朝驚駭不解字義久後尋迹方知如此元氏之世洛京時有一才學重臣新得史記音而頗紕繆誤反顓頊字頊當為許錄反錯作許緣反遂一一謂言從來謬音專旭當音專翾耳此人先有高名翕然信行朞年之後更有碩儒苦相究討方知誤焉

王莽非特鴟目虎吻亦紫色蛙聲　顏氏家訓漢書王莽賛云紫色蛙聲餘分閏位謂以偽亂真爾

昔吾嘗共人談書言及王莽形狀有一儁士自許史學名價甚高乃云｜｜｜｜｜｜｜｜｜｜｜｜｜｜｜又禮樂志云給太官挏馬酒李奇注以馬乳為酒也揰挏乃成二字並從手揰挏此謂撞擣挺挏之今為酪酒亦然向學士又以種桐時大官釀馬酒乃熟其孤陋遂至於此

種桐時大官釀馬酒乃熟

見斵窻舍人

張鷟朝野僉載陽滔為中書舍人時促命制敕令史持庫鑰他適無舊本檢尋乃斵窻取得之時人號為｜｜｜｜

江漢與河東何涉

劉肅大唐新語荊州舊有河東寺後梁蕭詧為其兄河東王所造良嗣見而驚曰此在｜｜之間｜｜｜有｜闕｜遂改奏之良嗣寡學深為人所笑

豈不畏二十八宿笑人

劉肅大唐新語尹伊嘗因坊州司戶尚藥局牒省索杜若省符下坊州供送伊判之曰坊州本無杜若天下共知省符忽有此科應由謝朓詩誤華省曹郎如此判｜｜｜｜

｜｜｜向下｜｜由是知名改補雍州司法

班孟堅文章何關固事 劉肅大唐新語

張由古有吏才而無學術累歷臺省嘗於衆中嘆班固大才文章不入文選或謂之曰兩都賦燕山銘典引等並入文選何爲言無由古曰此並｜｜｜｜｜｜｜班｜｜聞者掩口而笑

挽鏡寒鴉集 段成式酉陽雜俎蜀小將韋少卿韋表微堂兄也少不喜書嗜好劄青其季父常令解衣視之胸上刺一樹樹杪集鳥數十其下懸鏡鏡鼻繫索有人止側牽之叔不解問焉少卿笑曰叔不曾讀張燕公詩否｜｜｜｜｜耳

二毛之叟不如白面書生 段成式酉陽雜俎歷城北二里有蓮子湖周環二十里湖中多蓮花紅綠間明作疑濯錦又漁船掩映罟罾疏布遠望之皆若蛛網浮杯也魏袁翻曾在湖醼集參軍張伯瑜諮公言向爲血羹頻不能就公曰取洛水必成也遂如公語果成時清河王怪而異焉乃諮公未審何義

得爾公曰可思湖目清河笑而然之而實未解坐散語主簿房叔道曰湖目之事吾實未曉叔道對曰藕能散血湖目蓮子故令公思清河歎曰人不讀書其猶夜行｜｜｜｜｜｜｜｜｜｜｜

豈是助語

玉泉子李據宰相絳之姪生長綺紈曾宰宇於澠池皆以門廕也不知書因節歲索魚不得怒追漁師云緣獺暴不敢打魚判云俯臨新歲猛獸驚人漁網至寬疏而不漏後又祗承人請假狀後判云白日黃昏須到夜即平明放歸祗承人並不敢去又判決祗承人云如此癡頑豈合喫杖五下或語據曰豈合喫杖不合喫杖也李曰公何不會｜｜｜｜｜之乎者也何別哉共

人日鳥

陶穀清異錄南唐王建封不識文義族子有動植疏俾吏錄之其載鴿事以傳寫訛謬分一字為三變而反為｜｜｜矣建封信之每人日開筵必首進此味

沽

沈括夢溪筆談嘗有人自負才名後為進士狀首歇歷貴近曾謫官知海州有筆工善畫水召使畫便廳

掩障自為之記自書於壁間後人以其時名至今嚴護
之其間叙畫水之因曰設於廳事以代｜｜人莫不怪
之予竊意其心以謂邦君屏塞門管氏亦屏塞門邦君
為兩君之好有反坫管氏亦有反坫其文相屬故譏以
屏為反坫耳

呼馬為韓盧染工為伶倫　馬令南唐書苛政傳德柔本無學術妄稱
博學每｜｜｜｜｜｜｜｜｜按德柔李德柔

一榻枕書　陸游老學菴筆記荆公素輕沈文通
以為寡學故贈之詩曰翛然｜｜｜｜卧直到日斜騎馬歸

生年二十未知周孔　陸游
老學菴筆記杜牧之范陽盧秀才墓誌曰｜｜｜｜｜
｜古有人曰｜公｜夫子蓋謂世雖衆夫卒伍下至臧
獲皆能言孔夫子而盧生猶不知所以甚言其不學也

梨為五臟刀斧　文瑩湘山野録李建
勳罷相江南出鎮豫章一日與賓僚遊東山各事寛履
輕衫攜酒餚引步於漁溪樵塢間遇佳處則飲忽平田

間一節舍有兒童誦書聲相君攜策就之乃一老叟教數村童叟驚悚離席改容趨謝而翔雅有體氣調瀟灑丞相愛之遂觴於其廬置之客右叟亦不敢輒談李以晚渴連食數丨賓僚有曰此不宜多食號丨丨丨丨丨叟竊笑丞相丞相曰先生之哂必有異聞叟謝曰小子愚賤偶失容於釣重然實無所聞李堅質之仍脅以巨觥曰無說則沃之叟不得已問說者曰敢問刀斧之說有稽乎曰舉世盡云必有其稽叟曰見鶡冠子所謂五臟刀斧者非所食之梨乃離別之離爾蓋言人之別離戕伐胸懷甚若刀斧遂就架取一小策振拂以呈丞相乃鶡冠子也檢之如其說李特加重

御定子史精華卷七十一

乾隆御覽之寶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御定子史精華卷七十三

詳校官中書臣涂日焕

主事臣祁韻士覆勘

覆校官主事臣李　駿

校對官主簿臣郭祚熾

謄録監生臣陳際龍

御定子史精華卷七十二

武功部一

兵機

本兵 管子列陳之士皆輕其死而安難以要上事|||之極也

兵未出境而無敵者八 管子為兵之數存乎聚財而財無敵存乎論工而工無敵存乎制器而器無敵存乎選士而士無敵存乎政教而政教無敵存乎服習而服習無敵存乎徧知天下而徧知天下無敵存乎明於機數而明於機數無敵故||||||

||||||舉如飛鳥動如雷電發如風雨 管子收天下之

豪傑有天下之駿雄故｜之｜｜｜之｜｜｜終
之｜｜｜莫當其前莫害其後獨出獨入莫敢禁圉
無方原無象管子必得文威武官習勝之務時因勝之
｜｜｜勝之幾行義勝之理名實勝之急
時分勝之事察伐勝之行
備具勝之｜｜｜勝之聽鈔視新思濬管子｜於｜
故能聞未極
｜於｜故能見未形
｜於｜故能知未始發驚動昌管子｜於｜故能至無
量｜於｜故能得其寶
至善不戰管子｜｜｜
｜其次一之三罷六攻管子凡先王治國之
罷三攻而毀之者六
｜｜者何也曰號令也斧鉞也祿賞也｜｜者何也曰
親也｜貴也貨也色也巧佞也翫好也不為六者變更於
號令不為六者疑錯於斧鉞不為六者益損於祿賞若
此則遠近一心遠近一心則衆寡同力衆寡同力則戰
可以必勝而
守可以必固危危窮窮管子三官不繆五教不亂九章
著明則｜｜而無害｜｜而無

難故能致遠以數縱强以制徑乎不知發乎不意管子｜｜｜｜｜｜｜徑乎不知故莫之能禦也發乎不意故莫之能應也故全勝而無害利適用敵管子｜｜｜罷之至也｜｜教之盡也不能致罷者不能利適不能盡教者不能用敵使敵若據虛摶景管子善者之為兵也｜｜｜｜｜｜若｜｜無設無形焉無不可以成也無形無為焉無不可以化也作內政而寓軍令管子｜｜｜｜｜｜｜｜制五家以為軌軌為之長十軌為里里有司四里為連連為之長十連為鄉鄉有良人以為軍令是故五家為軌五人為伍軌長率之十軌為里故五十人為小戎里有司率之四里為連故二百人為卒連長率之十連為鄉故二千人為旅鄉良人率之五鄉一師故萬人一軍五鄉之師率之三軍故有中軍之鼓有高子之鼓有國子之鼓春以田曰蒐振旅秋以田曰獮治兵是故卒伍政定於里軍旅政定於郊

内教既成令不得遷徙故卒伍之人人與人相保家與家相愛少相居長相游祭祀相福死喪相恤禍福相憂居處相樂行作相和哭泣相哀是故夜戰其聲相聞足以無亂晝戰其目相見足以相識驩欣足以相死是故以守則固以戰則勝兵幸於權管子夫｜｜｜｜權幸於地注幸猶勝也武滿管子兵威而不止命曰｜｜伐逆伐險伐過管子先王之伐也｜｜不伐順｜｜不伐易｜｜不伐及知形知能知意管子人之衆寡士之精麤器之功苦盡知之此乃｜｜者也知形不若｜｜知能不若｜參具管子故主兵必｜｜者也主明相知將能之謂參具尊主安國之經管子故兵者｜｜｜｜｜｜也不可廢也三驚當一至三至當一軍三軍當一戰管子故凡用兵之計｜｜｜｜｜｜｜｜｜｜｜｜｜｜｜注驚謂耀威示武能驚敵使懼如此者三可

當師之一至敵國師之三至可當一軍之用軍之三用可成一戰之功 **小征大匡** 管子是以聖人

丨丨丨而丨丨丨不失天時不空地利用日維簡其數不出於計 **論罷論士論將論主** 管子

故凡兵有大論必先丨其丨丨其丨丨其丨丨其丨 **無溝壘有耳目** 管子故善用兵者丨丨丨丨丨丨

而丨丨丨 **不呼徹不苟聚不妄行不強進** 管子兵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

丨呼徹則敵人戒苟聚則衆不用妄行則羣卒困強進則銳士挫 **不行於完城池** 管子故軍

爭者丨丨丨丨丨丨丨 **三闇** 管子夫恃不死之民而求以守戰恃不信之人而求以外知此兵之丨丨也

竽瑟美人諂臣文馬 管子遺以丨丨丨丨以塞其內遺以丨丨丨丨以蔽其外外內蔽塞

可以成敗 **五戰而至於兵** 管子桓公曰輕重之數國准之分吾已得而聞之矣請問用兵奈何

管子曰｜｜｜｜｜｜桓公曰此若言何謂也管子對曰請戰衡戰准戰流戰權戰勢此所謂五戰而至於兵者也桓公曰善

薪菜曰虛十里靡幣曰去千金

管子傳戟十萬｜｜之靡｜｜｜｜之衍頓戟一譟而｜｜之用｜｜｜｜之積

如獨行

管子蚤知敵人｜｜｜注蚤知敵人則有以備之敵人望風自退故曰獨行也

文令武令

管子請興兵而南存宋鄭而令曰無攻楚言與楚王遇至於遇上而以鄭城與宋水為請楚若許則是我以｜｜也楚若不許則遂以｜｜馬

時為主客

管子夫靜與作｜以｜｜人時以為｜貴得度

勿為客始

管子天因人聖人因天天時不作｜｜｜人事不起勿為｜

求之招搖之下

管子索而不得｜｜｜｜｜

大武三曾

管子大文三曾而貴義與德｜｜｜｜而偃武與力

地圖

管子凡兵主者必先審知｜｜轘轅之險濫車之水

名山通谷經川陵陸邱阜之所在苴草林木蒲葦之所茂道里之遠近城郭之大小名邑廢邑困殖之地必盡知之地形之出入相錯盡藏之然後可以行軍襲邑舉錯知先後不失地利此地圖之常也

素賞 管子

管子入復桓公曰終歲之租金四萬二千金請以一朝｜｜軍士桓公曰諾以令至鼓期於泰舟之野期軍士桓公乃即壇而立甯戚鮑叔隰朋易牙賓胥無皆差肩而立管子執枹而揖軍士曰誰能陷陳破衆者賜之百金三問不對有一人秉劍而前問曰幾何人之衆也管子曰千人之衆千人之衆臣能陷之賜之百金管子又曰兵接弩張誰能得卒長者賜之百金問曰幾何人卒之長也管子曰千人之長千人之長臣能得之賜之百金管子又曰誰能聽旌旗之所指而得執將首者賜之十金言能得者壘千人賜之人十金其餘言能外斬首者賜之人十金一朝素賞四萬二千金廓然虛桓公惕然太息曰吾曷以識此管子對曰君勿患且使外為名

於其內鄉為功於其親家為德於其妻子若此則士必爭名報德無北之意矣吾舉兵而攻破其軍并其地則非特四萬二千金之利也五子曰善桓公曰諾乃誡大將曰百人之長必為之朝禮千人之長必拜而送之降兩級其有親戚者必遺之酒四石肉四鼎其無親戚者必遺其妻子酒三石肉三鼎行教半歲父教其子兄教其弟妻諫其夫曰見其若此其厚而不死列陳可以反於鄉乎

好還

老子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強天下其事｜｜師之所處荊棘生焉大軍之後必有凶年

果而勿強

老子善者果而已不敢以取強果而勿矜果而勿伐果而勿驕果而不得已是｜｜｜｜

不得已而用之

老子夫佳兵者不祥之器物或惡之故有道者不處君子居則貴左用兵則貴右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

恬惔

為上

老子｜｜｜｜勝而不美而美之者是樂殺人夫樂殺人者不可以得志於天下矣

以奇用

兵老子以正治國｜｜｜｜以無事取天下天以慈衛老子夫慈以戰則勝以守則固｜將救之｜｜｜之不怒不與老子善戰者｜｜｜善戰勝者｜｜不敢進寸而退尺老子用兵有言吾不敢為主而為客｜｜｜｜｜｜｜是謂行無行攘無臂仍無敵執無兵哀者勝老子抗兵相加｜｜｜矣注哀者慈仁柔弱生之徒老子堅强者死之徒｜｜者｜｜｜是以兵强則不勝木强則共注强大之兵輕戰樂殺毒流怨結衆弱為一强故不勝尊俎折衝晏子晋平公欲伐齊使范昭往觀焉景公觴之飲酒酣范昭曰請君之棄罇公曰酌寡人之罇進之於客范昭已飲晏子曰徹罇更之罇觶具矣范昭佯醉不悅而起舞謂太師曰能為我調成周之樂乎吾為子舞之太師曰冥臣不習范昭趨而出景公謂晏子曰晋大國也使人來將觀吾政今子怒大國之使者將奈何晏子曰夫范昭之為人也

非陋而不知禮也且欲試吾君臣故絶之也景公謂太師曰子何以不為客調成周之樂乎太師對曰夫成周之樂天子之樂也調之必人主舞之今范昭人臣欲舞天子之樂臣故不為也范昭歸以報平公曰齊未可伐也臣欲試其君而晏子識之臣欲犯其禮而太師知之仲尼聞曰夫不出於｜｜之間而知千里之外其晏子之謂也可謂｜｜矣而太師其與焉

廟算千里帷幄之奇 鄧析子慮不先定不可以應卒兵不閑習不可以當敵｜｜｜｜｜｜｜｜百戰百勝黃帝之師

兵者詭道 孫子｜｜｜｜也故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近而示之遠遠而示之近

多算勝 孫子夫未戰而廟算勝者得算多也未戰而廟算不勝者得算少也｜｜｜少算不勝而况於無算乎

拙速 孫子故聞兵｜｜未覩巧之久也夫兵久而國利者未之有也

務食於敵 孫子故智將｜｜｜｜食敵一鍾當吾二十鍾

不戰

而屈人之兵孫子百戰百勝者非善之善者也｜｜｜｜｜｜｜善之善者也知彼知
已百戰不殆孫子｜｜｜｜｜｜｜不知己而知彼一勝一負不知己不知彼每戰必敗致
人而不致於人孫子故善戰者｜｜｜｜｜能使敵人自至者利之也能使敵人不得至
者害之也待敵者佚趨敵者勞孫子凡先處戰地而｜｜｜｜後處戰地而｜｜｜
處女脫兔孫子始如｜｜敵人開戶後如｜｜敵不及拒五間孫子故用間有五有因間有內
間有反間有死間有生間｜｜｜俱起莫知其道是謂神紀神紀見上農戰商子凡人主之所以勸民
者官爵也國之所以興者｜｜也敵盡不如擊之勿疑商子兵起而程敵政不若者勿
與戰食不若者不與久敵眾勿為客｜｜｜｜｜｜｜不由忿起慎子藏甲之國必有兵遁市人

可驅而戰安國之兵｜｜｜｜兵適見上百歲不一用不可一日忘鶡冠子兵者｜｜｜｜而｜｜｜｜｜｜也是故人道先兵

行枉則禁反正則舍鶡冠子｜｜｜｜｜｜｜｜｜是故不發降人

與神同方鶡冠子昔善戰者舉兵相從指天之極｜｜｜｜

武美文華鶡冠子設兵取國｜｜之｜也不動取國｜之｜也

以天勝以地維以人成鶡冠子彼兵者有天有人有地兵極人人極地地極天天有勝地有維人有成故善用兵者慎｜｜｜｜｜｜｜｜三者明白何設不可圖

天權鶡冠子故所肆學兵必先｜｜陳以五行戰以五音左倍宮角右挾商羽徵君為隨以轡無素之衆

轡無素之衆見上

陸溺溺人鶡冠子｜｜｜｜故能往來賓決注其陰謀赤地能興風波

貴無與爭鶡冠子武靈王問龐煥曰寡人聞飛語流傳曰

百戰而勝非善之善者也不戰而勝善之善者也顧閫其解龐煥曰王者｜｜｜｜故太上用計謀其次因人事其下戰克

天武

鶡冠子昔夏廣而湯狹殷大而周小越弱而吳強此所謂不戰而勝善之善者也此陰經之法夜行之道｜｜之類也

漏船燒屋

吳子其善將者如坐｜｜之中伏｜｜之下使智者不及謀勇者不及怒受敵可也

獨出獨入

尉繚子聽臣之術足使三軍之衆為一死賊莫當其前莫隨其後而能｜｜｜｜馬獨出獨入者王霸之兵也

以靜勝

尉繚子兵｜｜｜國以專勝力分者弱心分者背

若求亾子若救溺人

尉繚子信在期前事在未兆故衆已聚不虛散兵已出不徒歸求敵｜｜｜｜｜擊敵｜｜｜｜

先稽我智

尉繚子黃帝曰先神先鬼｜｜｜｜謂之天官人事而已

萬可以尅天下

韓非子夫一人奮死可以對十十可以對百百百可以對千千可以對萬｜

丨丨丨丨丨矣削迹無遺根韓非子臣聞之曰丨丨丨丨丨無與禍鄰禍乃不存鑄大鍾遺仇由韓非子知伯將伐仇由而道難不通乃丨丨丨丨丨丨之君仇由之君大悅除道將內之赤章曼枝曰不可此小之所以事大也而今也大以來卒必隨之不可內也仇由之君不聽遂內之赤章曼枝因斷轂而驅至於齊七月而仇由亡矣名聲暴炙荀子上下一心三軍同力丨丨足以丨丨之威彊足以撻答之後發先至荀子上得天時下得地利觀敵之變動丨之丨丨之丨此用兵之要術也善附民者善用兵荀子弓矢不調則羿不能以中微六馬不和則造父不能以致遠士民不親附則湯武不能以必勝也故丨丨丨丨是乃丨丨丨者也感忽悠闇荀子善用兵者丨丨丨丨莫知其所從出百將一心三軍同力荀子故仁人上下丨丨丨丨丨丨丨臣之於君也下之

於上也若子之事父弟之事兄若手臂之捍頭目而覆胸腹也 聰明警戒和傳而一 荀子且仁人之用十里之國則將有百里之聽用百里之國則將有千里之聽用千里之國則將有四海之聽必將｜｜｜｜

棄疑無過無悔 荀子知莫大乎｜｜行莫大乎｜｜事莫大乎｜｜至無悔而止矣成

六術五權 荀子制號政令欲嚴以威慶賞刑罰欲必以信處舍收藏欲周以固徙舉進退欲安以重欲疾以速窺敵觀變欲潛以深欲伍以參遇敵決戰必道吾所明無道吾所疑夫是之謂｜｜無欲將而惡廢無急勝而忘敗無威內而輕外無見其利而不顧其害凡慮事欲熟而用財欲泰夫是之謂

戰如守行如戰有功如幸 荀子敬勝怠則吉怠勝敬則滅計勝欲則從欲勝計則凶｜｜｜｜｜｜

力術止義術行 荀子｜｜｜｜｜｜｜｜｜｜｜｜｜｜曷謂也曰

秦之謂也注力術彊兵之術義術仁義之術止謂不能
進取霸王也言用力術則止用義術則行發此論以謂
秦也新序李斯問孫卿曰當今之時為
秦奈何孫卿曰力止義行秦之謂也

飭怒

荀子軍旅
鈇鉞者先
王之所以
||也

兵戎不可以從我始

呂氏春秋孟春之月不
可以稱兵稱兵必有天
殃||不起|
|||||||

大兵不寇

呂氏春秋大匠不斲大盧不
登大勇不鬬|||注寇
害
也

若水火若用藥

呂氏春秋夫兵不可偃也譬之||
|然善用之則為福不能用之則為
禍|||者然得良藥則活人得惡藥
則殺人義兵之為天下良藥也亦大矣

天下良藥

見上

兎起鳧舉

呂氏春秋凡兵欲急疾捷先欲急疾捷先之道
在於知緩徐遲後而急疾捷先之分也急疾捷
先此所以決義兵之勝也而不可久處知其不可久處
則知所||||死殰之地矣雖有江河之險則凌之

雖有大山之塞則陷之并氣專精心無有慮目無有視耳無有聞一諸武而已矣

并氣專精見上

莫見其形其功已成呂氏春秋嘗聞君子之用兵｜｜｜｜｜｜｜｜

力貴突

智貴卒呂氏春秋｜｜｜｜｜｜得之同則遬為上勝之同則濕為下所為貴驥者為其一日千里也旬日取之與駑駘同所為貴鏃矢者為其應聲而至終日而至則與無至同

遣偷解帳淮南子齊興兵伐楚子發將師以當之兵三郤楚賢良大夫皆盡其計而悉其誠齊師愈強於是市偷進請曰臣有薄技願為君行之子發曰諾不問其辭而｜之｜則夜｜齊將軍之幬｜而獻之子發因使人歸之曰卒有出薪者得將軍之帷使歸之於執事明又復往取其枕子發又使人歸之明日又復往取其簪子發又使歸之齊師聞之大駭將軍與軍吏謀曰今日不去楚君恐取吾頭乃還師而去

若櫛髮耨苗淮南子聖人之

用兵也｜｜｜｜｜所去者少所利者多始如狐狸合如兕虎｜淮南子｜｜彼故輕來｜｜｜｜｜敵故奔走仁人可使文中子楊素謂子曰天子求善禦邊者素聞惟賢知賢敢問夫子子曰羊祜陸遜｜｜也｜｜素曰已死矣何可復使子曰今公能為羊陸之事則可如不能廣求何益戢而時動動則威國語先王耀德不觀兵夫兵｜｜｜｜｜｜觀則玩玩則無震是故周文公之頌曰載戢干戈載櫜弓矢我求懿德肆於時夏允王保之武不可覿國語｜｜｜文不可匿覿武無烈匿文不胎守龢同順義國語夫戰盡敵為上｜｜｜｜｜為上伐備鐘鼓國語宋人殺昭公趙宣子請師於靈公以伐宋發令於太廟召軍吏而戒樂正令三軍之鐘鼓必備趙同曰國有大役不鎮撫民而備鐘鼓何也宣子曰大罪伐之小罪憚之襲侵之事陵也是故｜｜｜｜聲其罪也戰以

鎛於丁寧儆其民也襲侵密聲為蹔事也今宋人殺其君罪莫大焉明聲之猶恐其不聞也吾備鐘鼓為君故也乃使旁告於諸侯治兵振旅鳴鐘鼓以至於宋

襲侵密聲 見上

五間 國語厲公六年伐鄭且使苦成叔及欒黶興齊魯之師楚恭王帥東夷救鄭楚半陳公令擊之欒書曰君使黶也興齊魯之師請侯之郤至曰不可楚師將退我擊之必以勝歸夫陳不違忌一間也夫南夷與楚來而弗與陳二間也夫楚與鄭陳而不與整三間也且其士卒在陳而譁四間也夫衆聞譁則必懼｜｜｜也鄭將顧楚楚將顧夷莫有鬬心不可失也公說於是敗楚師於鄢陵按此五間與孫子五間義異

絶慮無還 國語王孫雄進顧揖諸大夫曰危事不可以為安死事不可以為生則為無貴知矣民之惡死而欲貴富以長沒也與我同雖然彼近其國有還我｜｜｜｜彼豈能與我行此危事也哉事君勇謀於此用之令夕必挑戰以廣民心

知為始

仁次之勇次之國語夫戰｜｜｜｜｜｜｜｜｜｜不知則不知民之極無以銓度天下之衆寡不仁則不能與三軍共饑勞之殃不勇則不能斷疑以發大計審賞審罰審物審備審聲國語大夫古庸乃進對曰｜｜則可以戰乎王曰聖大夫苦成進對曰｜｜則可以戰乎王曰猛大夫種進對曰｜｜則可以戰乎王曰辯大夫蠡進對曰｜｜則可以戰乎王曰巧大夫皐如進對曰｜｜則可以戰乎王曰可矣與天與人與地國語持盈者｜｜定傾者｜｜節事者｜｜始於人者人之所卒國語夫勇者逆德也兵者凶器也爭者事之末也陰謀逆德好用凶器｜｜｜｜｜｜｜｜｜也聖人因天國語天因人｜｜｜｜人自生之天地形之聖人因而成之是故戰勝而不報取地而不反兵勝於外福生於內用力甚少而名聲章明天地未形而先為之征其

事不成國語逆節萌生｜｜｜｜｜｜｜｜是以｜｜雜受其刑人事與天地

相參國語夫｜｜｜必將｜｜｜｜｜｜然後乃可以成功今其禍新民恐其君臣上下皆知其資財之不足以支長久也彼將同其力致其死猶尚殆救火追亡人國語臣聞從時者猶｜｜｜｜｜也蹶而趨之唯恐弗及贏縮轉化國語臣聞之得時無怠時不再來天予不取反為之災｜｜｜｜後將悔之天節固然唯謀不遷無過天極究數而止國語臣聞古之善用兵者贏縮以為常四時以為紀｜｜｜｜｜｜｜｜天道皇皇日月以為常明者以為法微者則是行陽至而陰陰至而陽日困而還月盈而匡古之善用兵者因天地之常與之俱行後則用陰先則用陽近則用柔遠則用剛後無陰蔽先無陽察用人無執往從其所剛強以禦陽節不盡不死其野彼來從我固守勿與若將與之必因天地之灾又觀

其民之饑飽勞逸以參之盡其陽節盈吾陰節而奪之宜為人客剛彊而力疾陽節不盡輕而不可取宜為人主安徐而重固陰節不盡柔而不可迫

盡其陽節盈吾陰節見上

遠交近攻戰國策王不如｜｜而｜｜得寸則王之寸得尺亦王之尺也

肘足接車上戰國策昔者六晉之時智氏最強滅破范中行又帥韓魏以圍趙襄子於晉陽決晉水以灌晉陽城不沉者三板耳智伯出行水韓康子御魏桓子驂乘智伯曰始吾不知水之可亡人之國也乃今知之汾水利以灌安邑絳水利以灌平陽魏桓子肘韓康子康子履魏桓子躡其踵｜｜｜於｜｜而智氏分矣

變徽章以雜秦軍戰國策秦假道韓魏以攻齊齊威王使章子將而應之與秦交和而舍使者數相往來章子為｜其｜｜｜｜｜注徽幟以絳帛著於背章其別也

後起而重伐不義戰國策大國之計莫若｜｜｜｜｜

｜｜夫後起之藉與多而兵勁則是以衆强敵罷寡也兵必立也攻戰之道非師戰國策臣之所聞｜｜｜｜｜｜者雖有百萬之軍北之堂上雖有閭閻吳起之將禽之戶內千丈之城拔之尊俎之間百尺之衝折之衽席之上注言不用師

奉漏甕沃燋釜戰國策救趙之務宜若｜｜｜｜｜｜注喻救之急

游人合鬬戰國策齊魏戰於馬陵齊大勝魏殺太子申覆十萬之軍魏王召惠施而告之曰夫齊寡人之讐也怨之至死不忘國雖小吾常欲悉起兵而攻之何如對曰不可王若欲報齊乎則不如因變服折節而朝齊楚王必怒矣王｜｜而｜其｜則楚必伐齊以休楚而伐罷齊則必為楚禽矣是王以楚毀齊也魏王曰善

及其鋒而用之史記高祖紀軍吏士卒皆山東之人也日夜跂而望歸｜｜｜｜｜｜可以有大功天下已定人皆自寧不可復用不如決策東鄉爭權天下

備多力分史記

高祖紀漢王之出滎陽入關收兵欲復東袁生説漢王
曰漢與楚相距滎陽數歲漢常困願君王出武關項羽
必引兵南走王深壁令滎陽成皐間且得休使韓信等
輯河北趙地連燕齊君王乃復走滎陽未晚也如此則
楚所｜者｜｜｜漢得休復與
之戰破楚必矣漢王從其計

吹律聽聲史記律書武王伐紂｜｜
｜｜推孟春以至於季冬殺氣相并而
音尚宮同聲相從物之自然何足怪哉

象太白史記天官書用
兵｜｜｜太白行疾疾行遲遲行角敢戰動搖躁躁圜
以靜靜順角所指吉反之皆凶出則出兵入則入兵

陰權史記齊太公世家周西伯昌之脫羑里歸與呂尚
陰謀修德以傾商政其事多兵權與奇計故後世
之言兵及周之｜｜
皆宗太公為本謀

伐吳七術史記越世家越王乃賜
種劍曰子教寡人｜｜
｜｜寡人用其三而敗吳其
四在子子為我從先王試之

魚書狐鳴史記陳涉世家
陳勝曰誠以吾

衆詐自稱公子扶蘇項燕為天下唱宜多應者吳廣以為然乃行卜卜者知其指意曰足下事皆成有功然足下卜之鬼乎陳勝吳廣喜念鬼曰此教我先威衆耳乃丹書帛曰陳勝王置人所罾魚腹中卒買魚亨食得丨腹中丨固以怪之矣又閒令吳廣之次近所旁叢祠中夜篝火丨丨呼曰大楚興陳勝王卒皆夜驚恐旦日卒中往往語皆指目陳勝

更以惡草具

史記陳丞相世家項羽果意不信鍾離昧等既歎之使使至漢漢王為太牢具舉進見楚使即佯驚曰吾以為亞父使乃項王使復持去丨丨丨丨進楚使楚使歸具以報項王果大疑亞父

偽遊雲夢

史記陳丞相世家漢六年人有上書告楚王韓信反高帝問諸將諸將曰亟發兵坑豎子耳高帝默然問陳平平固辭謝曰諸將云何上具告之陳平曰人之上書言信反有知之者乎曰未有曰信知之乎曰不知陳平曰陛下精兵孰與楚上曰不能過平曰陛下將用兵有能過韓信

者乎上曰莫及也平曰今兵不如楚精而將不能及而舉兵攻之是趣之戰也竊為陛下危之上曰為之奈何平曰古者天子巡狩會諸侯南方有雲夢陛下第出｜｜｜｜會諸侯於陳陳楚之西界信聞天子以好出遊其勢必無事而郊迎謁謁而陛下因擒之此特一力士之事耳

六出奇計

史記陳丞相世家其後常以護軍中尉從攻陳豨及黥布凡｜｜｜｜輒益邑凡六益封奇計或頗秘世莫能聞也

藉箸

史記留侯世家項羽急圍漢王滎陽漢王恐憂與酈食其謀撓楚權食其曰昔湯伐桀封其後於杞武王伐紂封其後於宋今秦失德棄義侵伐諸侯社稷滅六國之後使無立錐之地陛下誠能復立六國後世畢已受印此其君臣百姓必皆戴陛下之德莫不鄉風慕義願為臣妾德義以行陛下南鄉稱霸楚必斂衽而朝漢王曰善趣刻印先生因行佩之矣食其未行張良從外來謁漢王方食曰子房前客有為我計撓楚權者具以酈生語告於子

房曰何如良曰誰為陛下畫此計者陛下事去矣漢王曰何哉張良對曰臣請｜前｜為大王籌之曰昔者湯伐桀而封其後於杞者度能制敵之死命也今陛下能制項籍之死命乎曰未能也其不可一也武王伐紂封其後於宋者度能得紂之頭也今陛下能得項籍之頭乎曰未能也其不可二也武王入殷表商容之閭釋箕子之拘封比干之墓今陛下能封聖人之墓表賢者之閭式智者之門乎曰未能也其不可三也發鉅橋之粟散鹿臺之錢以賜貧窮今陛下能散府庫以賜貧窮乎曰未能也其不可四矣殷事已畢偃革為軒倒置干戈覆以虎皮以示天下不復用兵今陛下能偃武行文不復用兵乎曰未能也其不可五矣休馬華山之陽示以無所為今陛下能休馬無所用乎曰未能也其不可六矣放牛桃林之陰以示不復輸積今陛下能放牛不復輸積乎曰未能也其不可七矣且天下游士離其親戚棄墳墓去故舊從陛下游者徒欲日夜望咫尺之地今復

六國立韓魏燕趙齊楚之後天下游士各歸事其主從其親戚反其故舊墳墓陛下與誰取天下乎其不可八矣且夫楚唯無彊六國立者復撓而從之陛下焉得而臣之誠用客之謀陛下事去矣漢王輟食吐哺罵曰豎儒幾敗而公事令趣銷印

批亢擣虛 史記孫子傳田忌欲引兵之趙孫子曰夫解雜亂紛糾者不控捲救鬬者不搏撠||||形格勢禁則自為解耳今梁趙相攻輕兵銳卒必竭於外老弱罷於內君不若引兵疾走大梁據其街路衝其方虛彼必釋趙而自救是我一舉解趙之圍而收獘於魏也

解圍收獘 見上

為十萬竈明日為五萬竈又明日為三萬竈 史記孫子傳後十五年魏與趙攻韓韓告急於齊齊使田忌將而往直走大梁魏相龐涓聞之去韓而歸齊軍既已過而西矣孫子謂田忌曰彼三晉之兵素悍勇而輕齊齊號為怯善戰者因其勢而利導之兵法百里而趣利者蹶上將

五十里而趣利者軍半至使齊軍入魏地｜｜｜

｜｜｜｜｜｜｜｜｜｜｜｜龎涓行三日大喜曰吾固知齊軍怯入吾地三日士卒亡者過半矣乃棄其步軍與輕銳倍日并行逐之孫子度其行暮當至馬陵馬陵道狹而旁多阻隘可伏兵乃斫大樹白而書之曰龎涓死於此樹之下於是令齊軍善射者萬弩夾道而伏期日暮見火舉而俱發龎涓果夜至斫木下見白書乃鑽火燭之讀其書未畢齊軍萬弩俱發魏軍大亂相失龎涓自知智窮兵敗乃自剄曰遂成豎子之名齊因乗勝盡破其軍虜魏太子申以歸孫臏以此名顯天下

因勢利導見上趣利見上斫樹白書見上先辯勝敵史記仲尼弟子列傳

慮不先定不可以應卒兵不｜｜不可以｜｜

兩鼠鬬穴中勇者勝史記趙奢傳秦伐韓軍於閼與王召廉頗而問曰可救不對曰道遠險狹難救又召樂乘而問焉樂乘對如廉頗言又召問趙奢奢

對曰其道遠險狹譬之猶**出奇無窮**史記田單傳太史
ㄧㄧㄧ於ㄧㄧ將ㄧㄧㄧ公曰兵以正合以
奇勝善之者ㄧㄧㄧㄧ奇**以木罌缻渡軍**史記淮陰侯
正還相生如環之無端傳魏王盛兵
蒲坂塞臨晉信乃益為疑兵陳船欲渡臨晉而伏兵從
夏陽ㄧㄧㄧㄧㄧㄧ襲安邑魏王豹驚引兵迎信信遂
虜**拔趙幟立漢赤幟**史記淮陰侯傳未至井陘口三十
豹里止舍夜傳發選輕騎二千人人
持一赤幟從間道萆山而望趙軍誡曰趙見我走必空
壁逐我若疾入趙壁ㄧㄧㄧㄧㄧㄧ令其裨將傳飧
曰今日破趙會食諸將皆莫信佯應曰諾謂軍吏曰趙
已先據便地為壁且彼未見吾大將旗鼓未肯擊前行
恐吾至阻險而還信乃使萬人先行出背水陳趙軍望
見而大笑平旦信建大將之旗鼓鼓行出井陘口趙開
壁擊之大戰良久於是信張耳佯棄鼓旗走水上軍水
上軍開入之復疾戰趙果空壁爭漢鼓旗逐韓信張耳

韓信張耳已入水上軍軍皆殊死戰不可敗信所出奇兵二千騎共候趙空壁逐利則馳入趙壁皆拔趙旗立漢赤幟二千趙軍已不勝不能得信等欲還歸壁壁皆漢赤幟而大驚以為漢皆已得趙王將矣兵遂亂遁走趙將雖斬之不能禁也於是漢兵夾擊大破虜趙軍斬成安君泜水上

以長擊短 史記淮陰侯傳善用兵者不以短擊長而丨丨丨丨

囊沙 史記淮陰侯傳與信夾濰水陳韓信乃夜令人為萬餘丨滿盛丨壅水上流引軍半渡擊龍且佯不勝還走龍且果喜曰固知信怯也遂追信渡水信使人決壅囊水大至龍且軍大半不得渡即急擊殺龍且

見長見短 史記劉敬傳漢七年韓王信反高帝自往擊之至晉陽聞信與匈奴欲共擊漢上大怒使人使匈奴匈奴匿其壯士肥牛馬但見老弱及羸畜使者十餘輩來皆言匈奴可擊上使劉敬復往使匈奴還報曰兩國相擊此宜夸矜丨丨所丨丨今臣往徒見羸瘠老弱此必欲丨丨伏

奇兵以争利愚以為匈奴不可擊也以明其為賊敵乃可服漢書高帝紀新城三老董公遮說漢王曰臣聞順徳者昌逆徳者亡兵出無名事故不成故曰｜｜｜｜｜｜｜｜項羽為無道放殺其主天下之賊也夫仁不以勇義不以力三軍之衆為之素服以告之諸侯為此東伐四海之内莫不仰徳此三王之舉也從天而下漢書周勃傳亞夫既發至霸上趙涉遮說亞夫亞夫下車禮而問之涉曰吳兵素富懷輯死士久矣此知將軍且行必置閒人於殽黽阸陿之閒且兵事上神將軍何不從此右去走藍田出武關抵雒陽閒不過差一二日直入武庫擊鳴鼓諸侯聞之以為將軍｜｜｜｜也得地形卒服習罷用利漢書鼂錯傳臣又聞用兵臨戰合刃之急者三一曰｜｜｜二曰｜｜｜三曰｜｜｜兵法曰丈五之溝漸車之水山林積石經川邱阜草木所在此步兵之地也車騎二不當一土山邱陵曼衍相屬

平原廣野此車騎之地也步兵十不當一平陵相遠川谷居閒仰高臨下此弓弩之地短兵百不當一兩陳相近平地淺草可前可後此長戟之地劍楯三不當一萑葦竹蕭草木蒙蘢支葉茂接此矛鋋之地也長戟二不當一曲道相伏險阨相薄此劍楯之地也弓弩三不當一士不選練卒不服習起居不精動靜不集趨利弗及避難弗畢前擊後解與金鼓之音相失此不習勤卒之過也百不當十兵不完利與空手同甲不堅密與袒裼同弩不可以及遠與短兵同射不能中與亡鏃同此將不省兵之禍也五不當一

貴謀賤戰 漢書趙充國傳臣聞帝王之兵以全取勝是以||而||戰而百勝非善之善者也故先為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

軍賞不踰月 漢書陳湯傳司馬法曰||||欲民速得為善之利也

不戰下城 後漢書吳漢傳時鬲縣五姓共逐守長據城而反諸將爭欲攻之漢不聽曰使鬲反者皆守長罪也敢輕

冒進兵者斬乃移檄告郡使收守長而使人謝城中五姓大喜即相率歸降諸將乃服曰｜｜而｜｜非衆所及也

鋸斷門限

後漢書臧宮傳將兵至中盧屯駱越是時公孫述將田戎任滿與征南大將軍岑彭相拒於荆門彭等戰數不利越人謀畔從蜀宮兵少力不能制會屬縣送委輸車數百乘至宮夜使｜｜城｜｜令車聲回轉出入至旦越人候伺者聞車聲不絶而門限斷相告以漢兵大至其渠帥乃奉牛酒以勞軍營宮陳兵大會擊牛釃酒饗賜慰納之越人由是遂安

擊一得二

後漢書耿弇傳時張步都劇使其弟藍將精兵二萬守西安諸郡太守合萬餘人守臨淄相去四十里弇進軍畫中居二城之閒弇視西安城小而堅且藍兵又精臨淄名雖大而實易攻乃敕諸校會後五日攻西安藍聞之晨夜儆守至期夜半弇敕諸將皆蓐食會明至臨淄城護軍荀梁等爭之以為宜速攻西安弇曰不然西安聞吾欲攻之日夜為備臨淄出不意

而至必驚擾吾攻之一日必拔拔臨淄即西安孤張藍與步隔絕必復亡去所謂｜｜而｜｜者也若先攻西安不卒下頓兵堅城死傷必多縱能拔之藍引軍還奔臨淄并兵合勢觀人虛實吾深入敵地後無轉輸旬月之閒不戰而困諸君之言未見其宜遂攻臨淄半日拔之入據其城張藍聞之大懼遂將其衆亡歸劇

雨射營中安坐不動 後漢書王霸傳賊復聚衆挑戰霸堅臥不出方饗士作倡樂茂｜｜｜｜中霸前酒樽｜｜｜｜軍吏皆曰茂前日已破今易擊也霸曰不然蘇茂客兵遠來糧食不足故數挑戰以徼一功之勝今閉營休士所謂不戰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茂建既不得戰乃引還營

聚米為山谷指畫形勢 後漢書馬援傳帝自西征囂至漆諸將多以王師之重不宜遠入險阻計尤豫未決會召援夜至帝大喜引入具以羣議質之援因說隗囂將帥有土崩之埶兵進有必破之狀又於帝前｜｜｜

｜｜｜｜｜開示衆軍所從道徑往來分析曲折昭然可曉帝曰虜在吾目中矣明旦遂進軍至第一囂衆大潰按第一高平第一地名

謀如湧泉執如轉規後漢書馬援傳援奉詔西使鎮慰邊衆乃招集豪傑曉誘羌戎｜｜｜｜｜｜｜｜遂救倒懸之急存幾亡之城

交縛兩炬三頭爇火後漢書廉范傳再遷為雲中太守會匈奴大入塞烽火日通故事虜人過五千人移書傍郡吏欲傳檄求救范不聽自率士卒拒之虜衆盛而范兵不敵會日暮令軍士各｜｜｜｜｜｜｜營中星列虜遙望火多謂漢兵救至大驚待旦將退范乃令中軍蓐食晨往赴之斬首數百級虜自相轉藉死者千餘人由此不敢復向雲中

潛焚珍積後漢書尚度傳桂陽宿賊渠帥卜陽潘鴻等畏尚威烈徙入山谷尚窮追數百里遂入南海破其三屯多獲珍寶而陽鴻等黨衆猶盛尚欲擊之而士卒驕富莫有鬬志尚計緩之則不

戰遁之必逃亡匿宣言卜陽潘鴻作賊十年習於攻守今兵寡少未易可進當須諸郡所發悉至爾乃幷力攻之申令軍中恣聽射獵兵士喜悅大小皆相與從禽尚匿窟使所親客丨丨其營丨丨丨皆盡獵者來還莫不涕泣尚入人慰勞深自咎責因曰卜陽等財貨足富數世諸卿但不并力耳所亡少少何足介意衆聞咸憤踊尚敕令秣馬蓐食明旦徑赴賊屯陽鴻等自以深固不復設備吏士乘銳遂大破平之

增竈 後漢書虞詡傳

羌寇武都鄧太后以詡有將帥之畧遷武都太守引見嘉德殿厚加賞賜羌乃率衆數千遮詡於陳倉崤谷詡即停軍不進而宣言上書請兵須到當發羌聞之乃分鈔傍縣詡因其兵散日夜進道兼行百餘里令吏士各作兩竈日增倍之羌不敢逼或問曰孫臏減竈而君增之兵法日行不過三十里以戒不虞而今日且二百里何也詡曰虜衆多吾兵少徐行則易為所及速進則彼所不測虜見吾竈日增必謂郡兵來迎衆多行速必憚

追我孫臏見弱吾令示強勢有不同故也

十圍五攻

後漢書袁紹傳兵書之法｜｜｜｜敵則能戰注十倍則圍之五倍則攻之

走不逐飛

後漢書西羌傳任尚為中郎將羽林緹騎五營子弟三千五百人代班雄屯三輔尚臨行懷令虞詡說尚曰使君頻奉國命討逐寇賊三州屯兵二十餘萬人棄農桑疲苦徭役而未有功效勞費日滋若此出不克誠為使君危之尚曰憂惶久矣不知所如詡曰兵法弱不攻強｜｜｜自然之勢也今皆馬騎日行數百來如風雨去如絶弦以步追之勢不相及所以曠而無功也為使君計者莫如罷諸郡兵各令出錢數二十人各市一馬如此可捨甲胄馳輕兵以萬騎之衆逐數千之虜追尾掩截其道自窮便人利事大功立矣尚大喜即上言用其計乃遣輕騎鈔擊杜季貢於丁奚城斬首四百餘級獲牛馬數千頭

賊到輒有喜色

魏志武帝紀始｜每一部｜公｜｜｜｜賊破之後諸將問其

故公答曰關中長遠賊各依險阻征之不一二年不可定也今皆來集其衆雖多莫相歸服軍無適主一舉可滅為功差易吾是以喜

開城掃洒 蜀志諸葛亮傳注郭沖三事曰亮屯於陽平遣魏延諸軍并兵東下亮惟留萬人守城晉宣帝率二十萬衆拒亮而與延軍錯道徑至前將士失色莫知其計亮意氣自若敕軍中皆卧旗息鼓不得妄出巷幔又令大｜四｜門｜地却｜宣帝常謂亮持重而猥見勢弱疑其有伏兵於是引軍北趨山

攻心為上 蜀志馬良傳注襄陽記曰建興三年亮征南中馬謖送之數十里亮曰雖共謀之歷年今可更惠良規謖對曰用兵之道｜｜｜｜攻城為下心戰為上兵戰為下願公服其心而已亮納其策赦孟獲以服南方故終亮之世南方不敢復反

廻船受箭 吴志吴主傳注魏畧曰權乘大船來觀軍公使弓弩亂發箭著其船船偏重將覆權因｜｜復以一面｜｜｜箭均船平乃還

白衣搖

櫓 吳志呂蒙傳蒙至尋陽盡伏其精兵𦪇艫中使丨丨丨丨丨作商賈人服晝夜兼行

扼喉椿心 晉書宣帝紀吳以中國不習水戰故敢散居東關凡攻敵必丨其丨而丨其丨夏口東關賊之心喉若為陸軍以向皖城引權東下為水戰軍向夏口乘其虛而擊之此神兵從天而墜破之必矣

破竹 晉書杜預傳時衆軍會議或曰百年之冦未可盡尅今向暑水潦方降疾疫將起宜俟來冬更為大舉預曰昔樂毅藉濟西一戰以并強齊今兵威已振譬如丨丨數節之後皆迎刃而解無復著手處也

無著手處 見上

不學孫吳而闇合 晉書山濤傳帝嘗講武于宣武場濤時有疾詔乘步輦從因與盧欽論用兵之本以為不宜去州郡武備其論甚精於時咸以濤丨丨丨丨丨與之丨帝稱之曰天下名言也

覆舟之戰幡竿亦折 宋書武帝紀將戰公所執麾竿折折幡沉水衆並怪懼公歡笑曰往年丨丨丨

｜｜｜｜｜今者復然賊必破矣即攻柵而進循兵雖殊死戰弗能禁諸軍乘勝奔之循單舸走所殺及投水死凡萬餘人按循盧循

驟既力盡盛亦易衰 宋書張興世傳劉胡自領水步二十六軍平旦來攻將士欲迎擊之興世禁曰賊來尚遠而氣盛矣驟｜｜｜｜｜｜｜｜此曹劌之所以破齊也令將士不得妄動治城如故

御師子形與象相禦 宋書宗慤傳林邑王范陽邁傾國來拒以具裝被象前後無際士卒不能當慤曰吾聞師子威服百獸乃製其形與象相禦象果驚奔衆因潰散遂克林邑

鼓繁氣易衰吁歎力勿竭 宋書柳元景傳元景宿令軍中曰｜｜｜｜｜｜｜｜｜｜但各銜枚疾戰一聽吾營鼓音

先為不可勝乃制勝之術 宋書王景文傳太宗即位加領左衛將軍時六軍戒嚴景文伏士三十人入六門諸將咸云平殄小賊易於拾遺景文曰敵固

無小蜂蠆有毒何可輕手諸軍當臨事而懼好謀而成｜｜｜｜｜｜｜｜｜｜｜耳解衣高臥以安衆心齊書高帝紀城壘未畢賊前軍已至太祖乃｜｜｜｜｜｜｜｜｜深識九變妙察五色齊書高帝紀忠誠慷慨在險彌亮｜｜｜｜｜｜｜以寡制衆所向風偃宏謀霜照秘算雲回齊書高帝紀匡濟艱難功均造物｜｜｜｜｜｜｜｜旌旆所臨一麾必捷英風所拂無思不悛不諫之策齊書垣崇祖傳建元二年虜遣魏梁王郁豆眷及劉昶馬步號二十萬寇壽春崇祖召文武議曰賊衆我寡當用奇以制之當修外城以待敵城既廣闊非水不固今欲堰肥水却淹為三面之險諸君意如何衆曰昔佛狸侵境宋南平王士卒完盛以郭大難守退保內城今日之事十倍於前古來相承不築肥堰皆以地形不便積水無用故也若必行之恐非事宜崇祖曰卿見其一不識其二若捨外城

賊必據之外修樓櫓內築長圍四周無礙表裏受敵此坐自爲擒守郭築堰是吾｜｜｜｜也乃於城西北立堰塞肥水堰北起小城周爲深塹使數千人守之崇祖謂長史封延伯曰虜貪而少慮必悉力攻小城圖破此堰見塹狹城小謂一往可尅當以蟻附攻之放水一激急踰三峽事窮奔透自然沉溺此豈非小勞而大利邪虜衆由西道集堰南分軍東路內薄攻小城崇祖著白紗帽肩轝上城手自轉式至日晡時決小史埭水勢奔下虜攻城之衆漂墜塹中人馬溺死數千人衆皆退走

放水一激急踰三峽 見上

分軍隱林 齊書李安民傳虜攻朐山連口甬城安民頓泗口分軍應赴三軍引水步軍入屯於淮陽與虜戰破之虜退安民知有伏兵乃遣族弟馬軍主長文二百騎爲前驅自與軍副周盤龍崔文仲係其後｜｜｜｜及長文至宿豫虜見衆少數千騎遮之長文且退且戰引賊向大軍安民率盤龍等趨兵至合戰于孫溪渚

戰父彎側虜軍大敗大衆致力川岳可為齊書周山圖傳攸之事起世祖為西討都督啟山圖為軍副世祖留據盆城衆議以盆城城小難固不如還都山圖曰今據中流為四方勢援丨丨丨丨丨丨丨丨城隍小事不足難也世祖使城局參軍劉皆陳淵委山圖以處分事山圖斷取行旅船板以造樓櫓立水柵旬日皆辦世祖甚嘉之馳兩空亟定一州梁書武帝紀東昏以劉山陽為巴陵太守配精兵三千使過荊州就行事蕭穎胄以襲襄陽高祖知其謀乃遣參軍王天虎龐慶國詣江陵遍與州府書及山陽西上高祖謂諸將曰荊州本畏襄陽人如脣亡齒寒自有傷弦之急寧不闇同邪我若總荊雍之兵掃定東夏韓白重出不能為計況以無算之昏主役御刀應敕之徒哉我能使山陽至荊便即授首諸君試觀何如及山陽至巴陵高祖復令天虎齎書與穎胄兄弟去後高祖謂張宏策曰夫用兵之道攻心為上攻城次之心戰

為上兵戰次之令日是也近遣天虎往州府人皆有書令段乘驛甚急止有兩封與行事兄弟云天虎口具及問天虎而口無所說行事不得相聞不容妄有所道天虎是行事心膂彼聞必謂行事與天虎共隱其事則人人生疑山陽惑於衆口判相嫌貳則行事進退無以自明必漏吾謀內是｜｜｜｜｜｜｜矣山陽至江安聞之果疑不上頴胄大懼乃斬天虎送首山陽山陽信之將數十人馳入頴胄伏甲斬之送首高祖

臨難鑄兵豈及馬腹

梁書韋叡傳魏初分築東西小城夾合肥叡先攻二城既而魏援將楊靈胤帥軍五萬奄至衆懼不敵請表益兵叡笑曰賊已至城下方復求軍｜｜｜｜｜｜｜｜且吾求濟師彼亦徵衆猶如吳益巴邱蜀增白帝耳師克在和不在衆古之義也因與戰破之軍人少安

唱籌量沙

南史檀道濟傳道濟都督征討諸軍事北畧地轉戰至濟上魏軍盛遂克滑臺道濟時與魏軍三十餘戰多捷軍至

歷陽城以資運竭乃還時人降魏者具說糧食已罄於是士卒憂懼莫有固志道濟夜｜｜｜｜以所餘少米散其上及旦魏軍謂資糧有餘故不復追

空倉數十手自封題 南史庾域傳域為華陽太守時魏軍攻圍南鄭州有｜｜｜｜所域｜｜｜｜指示將士曰此中粟皆滿足支二年但努力堅守衆心以安

戰如風發攻如河決 魏書中山王英傳既次義陽將取三關英策之曰三關相須如左右手若克一關兩關不待攻而定攻難不如攻易東關易攻宜須先取即黃石公所謂｜｜｜｜｜｜｜

飆師卷甲以侈其心 魏書張袞傳慕容寶之來寇也袞言於太祖曰寶乘滑臺之功因長子之技傾資竭力難與爭鋒愚以為宜｜｜｜｜｜｜｜｜太祖從之果破之參合

下船而戰猶出戶而鬬 魏書李沖傳高祖自鄴還京汎舟洪池乃從容謂沖曰朕欲從此通渠於洛南伐之日何

容不從此入洛從洛入河從河入汴從汴入清以至於
淮｜｜｜｜｜｜｜｜此乃軍國之大計今溝渠若
須二萬人以下六十日有成者宜以漸修之沖
對曰若爾便是士無遠涉之勞戰有兼人之力 易旗遞
進 周書楊忠傳梁雍州刺史岳陽王蕭詧雖稱藩附而
尚有貳心忠自樊城觀兵於漢濵｜｜｜｜實騎二
千詧登樓望之以為 城下多設聲樂 周書陸騰傳陵州
三萬也懼而服焉 木籠獠恃險麤獷
每行抄劫詔騰討之獠既因山為城攻之未可拔騰遂
於｜｜｜｜｜｜及諸雜使示無戰心諸賊果棄其兵
仗或攜妻子臨城觀樂騰知其無備密令衆軍
俱上諸賊惶懼不知所為遂縱兵擊討盡破之 車輪截
流 周書王軌傳陳將吴明徹入寇吕梁徐州總管梁士
彦頻與戰不利乃退保州城不敢復出明徹遂堰清
水以灌之列船艦於城下以圖攻取詔以軌為行軍總
管率諸軍赴救軌潛於清水入淮口多豎大木以鐵鏁

貫丨丨横丨水丨以斷其船路方欲密決其堰以斃之明徹知之懼乃破堰遽退冀乘決水之勢以得入淮北至清口川流已闊水勢亦衰船艦並礙於車輪不復得過軌因率兵圍而斃之唯有騎將蕭摩訶以二千騎先走得免明徹及將士三萬餘人并器械輜重並就俘獲陳之銳卒於是殲焉

英公法 隋書宇文忻傳忻妙解兵法馭戎齊整當時六軍有一善事雖非忻所建在下輒相謂曰此必丨丨丨也其見推服如此按忻封英國公故云

平陳七策 北史賀若弼傳平陳後六年弼撰其書策上之謂為御授丨丨丨丨上弗省曰公欲發揚我名我不求名公宜自載家傳

設三伏 舊唐書太宗紀義寧元年十二月復為右元帥總兵十萬徇東都及將旋謂左右曰賊見吾還必相追躡丨丨丨以待之俄而隋將段達率萬餘人自後而至度三王陵發伏擊之段達大敗追奔至於城下因於宜陽新安置熊二州戍之而還

以權道迫之

舊唐書太宗紀九月薛舉死其子仁杲嗣立太宗又為元帥以擊仁杲相持於折墌城深溝髙壘者六十餘日賊衆十餘萬兵鋒甚鋭數來挑戰太宗按甲以挫之賊糧盡其將牟君才梁胡郎來降太宗謂諸將軍曰彼氣衰矣吾當取之遣將軍龎玉先陣於淺水原南以誘之賊將宗羅睺併軍來拒玉軍幾敗既而太宗親御大軍奄自原北出其不意羅睺望見復迴師相拒太宗將驍騎數十入賊陣於是王師表裏齊奮羅睺大潰斬首數千級投澗谷而死者不可勝計太宗率左右二十餘騎追奔直趣折墌以乘之仁杲大懼嬰城自守將夕大軍繼至四面合圍詰朝仁杲請降俘其精兵萬餘人男女五萬口既而諸將奉賀因問曰始大王野戰破賊其王尚保堅城王無攻具輕騎騰逐不待步兵徑薄城下咸疑不尅而竟下之何也太宗曰此｜｜｜｜｜使其計不暇發以故尅也羅睺恃往年之勝兼復養鋭日久見吾不出意在相輕今喜吾出悉兵來戰雖擊破之擒殺

益少若不急躡還走投城仁杲收而撫之則便未可得矣且其兵衆皆隴西人一敗披退不及廻顧散歸隴外則折墌自虛我軍隨而廹之所以懼而降也此可謂成算諸君盡不見耶諸將曰此非凡人所能及也　牧

馬河北舊唐書太宗紀建德自滎陽西上築壘於板渚太宗屯武牢相持二十餘日諜者曰建德伺官軍芻盡候牧馬於河北因將襲武牢太宗知其謀遂｜｜｜｜以誘之詰朝建德果悉衆而至陳兵汜水世充將郭士衡陣於其南綿亘數里鼓譟諸將大懼太宗數騎昇高邱以望之謂諸將曰賊起山東未見大敵今度險而戰是無政令逼城而陣有輕我心按兵不出彼乃氣衰陣久卒飢必將自退追而擊之無往不尅吾與公等約必以午時後破之建德列陣自辰至午兵士飢倦皆坐列又爭引水逡廵斂退太宗曰可擊矣親率輕騎追而誘之衆繼至建德廻師而陣未及整列太宗先登擊之所向皆靡俄而衆軍合戰囂塵四起太宗率史

大奈程虤金秦叔寶宇文歆等揮幡而入直突出其陣後張我旂幟賊顧見之大潰追奔三十里斬首三千餘級虜其衆五萬生擒建德於陣

擊鵝鴨雜聲 舊唐書李愬傳初至張柴諸將請所止愬曰入蔡州取吳元濟也比至懸瓠城夜半雪愈甚近城有鵝鴨池愬令驚擊之以雜其聲賊恃吳房朗山之固晏然無一人知者

閉壁以折之 舊唐書薛舉傳後高祖命太宗率諸軍以擊仁杲師次高墌而堅壁不動諸將咸請戰太宗曰我士卒新敗銳氣猶少賊以勝自驕必輕敵好鬬故且||||待其氣衰而後奮擊可一戰而破此萬全計也乃令軍中曰敢言戰者斬相持者久之仁杲勇而無謀兼糧餽不屬將士稍離其內史令翟長孫以其衆來降仁杲妹夫偽左僕射鍾俱仇以河州歸國太宗知其可擊遣將軍龐玉擊賊將宗羅睺於淺水原兩軍酣戰太宗以勁兵出賊不意奮擊大破之乘勝進薄其折墌城仁杲窮蹙率偽百官開門降

太宗納之權在於速舊唐書裴寂傳兵法尚權｜｜｜｜遣人彈胡琵琶二女子對舞舊唐書柴紹傳吐谷渾與黨項俱來寇邊命紹討之虜據高臨下射紹軍中矢下如雨紹乃｜｜｜｜｜｜｜｜｜｜虜異之駐弓矢而相與聚觀紹見虜陳不整密使精騎自後擊之虜大潰斬首五百餘級使功不如使過舊唐書李靖傳會開州蠻首冉肇則反率衆寇夔州趙郡王孝恭與戰不利靖率兵八百襲破其營後又要險設伏臨陣斬肇則俘獲五千餘人高祖甚悅謂公卿曰吾聞｜｜｜｜｜李靖果展其效因降璽書勞曰卿竭誠盡力功效特彰遠覽至誠極以嘉賞勿憂富貴也棄船江中舊唐書河間王孝恭傳孝恭獻平銑之策高祖嘉納之三年進爵為王改信州為夔州使拜孝恭為總管令大造舟楫教習水戰以圖蕭銑孝恭名巳蜀首領子弟量才授用置之左右外示引擢而實以為質也尋授

荆湘道行軍總管統水陸十二總管發自硤州進軍江陵攻其水城尅之所得船散於江中諸將皆曰虜得賊船當藉其用何為棄之無乃資賊耶孝恭曰不然蕭銑偽境南極嶺外東至洞庭若攻城未拔援兵復到我則内外受敵進退不可雖有舟楫何所用之今銑緣江州鎮忽見船舸亂下必知銑敗未敢進兵來去覘伺動淹旬月用緩其救我尅之必矣

猨臂之勢 舊唐書李光弼傳史思明乘勝而西光弼整衆徐行謂留守韋陟曰賊乘鄴下之勝再犯王畿宜按甲以挫其鋒不利速戰洛城非禦備之所公計若何陟曰加兵陝州退守潼關據險以待之足挫其鋭矣光弼曰此蓋兵家常勢非用奇之策也夫兩軍相當貴進尺寸之間今委五百里而不顧是張賊勢也若移軍河陽北阻澤潞三城以抗勝則擒之敗則自守表裏相應使賊不得西侵此則丨丨丨丨也

唐兵之大勢三變 唐書兵志古之有天下國家者其興亡治亂未始不

以德而自戰國秦漢以來鮮不以兵夫兵豈非重事哉然其因時制變以苟利趨便至於無所不為而考其法制雖可用於一時而不足施於後世者多矣惟唐立府兵之制頗有足稱焉蓋古者兵法起於井田自周衰王制壞而不復至於府兵始一寓之於農其居處教養畜材待事動作休息皆有節目雖不能盡合古法蓋得其大意焉此高祖太宗之所以盛也至其後世子孫驕弱不能謹守屢變其制夫置兵所以止亂及其弊也適足為亂又其甚也至困天下以養亂而遂至於亡焉蓋｜有天下二百餘年而｜｜｜｜｜｜其始盛時有府兵府兵後廢而為彍騎彍騎又廢而方鎮之兵盛矣及其末也强臣悍將兵布天下而天子亦自置兵於京師曰禁軍其後天子弱方鎮彊而唐遂以亡滅者措置之勢使然也

閉門偃幟　唐書霍王元軌傳突厥寇定州元軌令｜城｜｜｜旗｜虜疑不敢入夜遁

先招懷後掩襲　唐書蕭俛傳吐蕃寇涇州調兵

護邊帝因問兵法有必勝乎俛曰兵凶器聖人不得已用之故武不可玩玩則無震夫以仁討不仁以義討不義｜｜｜｜｜｜｜｜故有不殺厲不禽二毛不犯田稼其救人如免水火此必勝術也若乃以小不忍輕任干戈師曲而敵怨非徒不勝又將自危是以聖王慎於兵帝重其言

須權以勝之 唐書張守珪傳詔以守珪為瓜州刺史墨離軍使督餘衆完故城版築方立虜奄至衆失色守珪曰創痍之餘詎可矢石相确｜｜｜｜｜遂置酒城上會諸將作樂虜疑有備不敢攻引去守珪縱兵擊敗之

平戎十八策 唐書王忠嗣傳時突厥新有難忠嗣進軍磧口經畧之烏蘇米施可汗請降忠嗣目其方彊特文降耳乃營木剌蘭山諜虛實因上｜｜｜｜｜

樂聲不輟 五代史梁本紀光啟三年秦宗權遣其將秦賢盧瑭張晊攻汴賢軍板橋晊軍北郊瑭軍萬勝環汴為三十六柵王顧兵少不敢出乃遣朱珍募兵於東方而求救於兗

鄆三年五月兖州朱瑾鄆州朱宣來赴援王置酒軍中
中席王陽起如厠以輕兵出北門襲脛而ーーーー脛
不意兵之至也兖鄆之兵
又從而合擊遂大敗之
結草為人執以旗幟
五代史
梁臣傳
唐莊宗入魏劉鄩以謂晉兵悉從莊宗赴魏而太原可
襲乃ーーーーーーー以驢負之往來城上而潛軍
出黃澤關襲太原晉兵望梁壘旗
幟往來不知其去也以故不追
折簡勝用兵十萬
五
代
史雜傳燕王劉守光囚其父仁恭與其弟守文有隙紹
威馳書勸守光等降梁太祖聞之笑曰吾常攻燕不能
下令紹威ーー
乃ーーーー
決勝料勢決戰料情
五代史雜傳梁晉
戰胡柳晉軍敗莊
宗欲引兵退保臨濮閻寶曰夫ーーーーーーー情
勢既得斷在不疑今梁兵窘蹙其勢可破勝而驕怠其
情可知此不可失之時也莊宗曰微
公幾敗吾事乃整軍復戰遂敗梁兵
兵屯八百里
五代
史吳

越世家黄巢攻掠浙東至臨安錢鏐與勁卒二十人伏山谷中巢先鋒度險皆單騎鏐伏弩射殺其將巢兵亂鏐引勁卒蹂之斬首數百級鏐曰此可一用耳若大衆至何可敵邪乃引兵趨八百里八百里地名也告道傍媪曰後有問者告曰臨安｜｜｜｜｜矣巢衆至聞媪語不知其地名皆曰嚮十餘卒不可敵況八百里乎遂急引兵過

指坐衣花紋為形勢 宋史何灌傳徙熙河都監張康國薦於徽宗召對問西北邊事以笏畫御榻｜｜｜｜｜｜｜｜帝曰敵在吾目中矣

驅羊以襲 金史完顏安國傳明昌六年左丞相瓜爾佳清臣出兵以安國為先鋒都統適臨潢泰州屬部叛安國先討定之以功遷本路招討使兼威遠將軍節度使承安元年大鹽濼之戰殺獲甚衆詔賜金幣既而右丞相襄總大軍進安國為兩路都統大捷於多泉子襄遣安國追敵僉言糧道不繼不可行也安國曰人得一羊可食十餘日不如｜｜｜｜之便遂從

其計安國統所部萬人疾驅以薄之降其部長捷闍進官四級遷左翼都統

掩映林木張設疑兵元史洪俊奇傳小字荼邱諾延叛車駕親征命率高麗女直漢軍扈從猝遇諾延騎兵萬餘時荼邱兵不滿三千衆有懼色荼邱夜令軍中多裂裳帛為旗幟斷馬尾為旄｜｜｜｜｜｜｜諾延兵大驚以為官兵大至遂降

宇宙在乎手萬化生乎身陰符經觀天之道執天之行盡矣故天有五賊見之者昌五賊在心施行於天｜｜｜｜｜｜｜｜｜天性人也人心機也立天之道以定人也天發殺機移星易宿地發殺機龍蛇起陸人發殺機天地反覆天人合發萬變定基性有巧拙可以伏藏九竅之邪在乎三要可以動靜火生於木火發必尅姦生於國時動必潰知之修煉謂之聖人天生天殺道之理也天地萬物之盜萬物人之盜三盜既宜三才既安故曰食其時百骸理動其機萬化安人知其神之神不知不神之

所以神也日月有數大小有定聖功生焉神明出焉其盜機也天下莫能見莫能知君子得之固窮小人得之輕命瞽者善聽聾者善視絕利一源用師十倍三反晝夜用師萬倍心生於物死於物機在於目禽之制在氣天之無恩而大恩生迅雷烈風莫不蠢然至樂性餘至靜性廉天之至私用之至公生者死之根死者生之根恩生於害害生於恩故曰沈水入火自取滅亡愚人以天地文理聖我以時物文理哲人以愚虞聖我以不愚虞聖人以奇期聖我以不奇期聖自然之道靜故天地萬物生天地之道浸故陰陽勝陰陽相推而變化順矣是故聖人知自然之道不可違因而制之至靜之道律歷所不能契爰有奇器是生萬象八卦甲子神機鬼藏陰陽相勝之術胎胎乎進乎象矣

天人合發萬變定基 見上

三盜 見上

三反

晝夜用師萬倍 見上

難知如陰不動如山 陰符經注聖人見其巧拙彼此

不利者其計在心彼此利者聖哲英雄區焉況用兵之務哉筌曰中慾不出謂之啟外邪不入謂之閉內啟是其機也｜｜｜｜｜｜｜｜｜巧拙之性使人無間而得窺也

一者能獨往獨來六韜武王問太公曰兵道何如太公曰凡兵之道莫過乎一｜｜｜｜｜｜｜｜黃帝曰一者階於道機於神用之在於機顯之在於勢成之在於君

密察敵人之機而速乘其利六韜武王曰敵知我情通我謀為之柰何太公曰兵勝之術｜｜｜｜｜｜｜｜｜｜｜｜復疾擊其不意

全勝不鬬大兵無創六韜｜｜｜｜｜｜｜｜與鬼神通微哉微哉

行奇譎設殊異六韜權士三人主｜｜｜｜｜｜｜非人所識行無窮之變

刑上極賞下通六韜殺貴大賞貴小殺其當路貴重之人是刑上極也賞極牛豎馬洗廄養之徒是賞下通也｜｜｜而｜｜｜是將威之所行也

一合而再

離三發而一知六韜諸有陰事大慮當用書不用符主以書遺將將以書閲主書皆｜｜｜

｜｜｜｜｜疾雷不及掩耳迅電不及瞑目六韜是以｜｜｜｜｜｜｜

｜｜｜｜｜赴之若驚用之若狂當之者破近之者亡奇正發於無窮之源六韜武王問太公曰攻伐之道奈何太公曰勢因於敵家之衆變生於兩陣之閒｜｜｜｜｜｜｜｜神勢六韜古之善戰者非能戰於天上非能戰於地下其成與敗皆由｜｜得之者昌失之者亡器械為寶鬭勇為首六韜武王問太公曰引兵深入諸侯之地敵人四合而圍我斷我歸道絶我粮食敵我既衆粮食甚多險阻又固我欲必出為之奈何太公曰必出之道｜｜｜｜｜｜｜｜壘上多飛鳥而不驚六韜太公曰聽其鼓無音鐸無聲望其｜｜｜｜｜｜｜｜上無氛氣必知敵詐而為偶人也敵人

卒去不遠未定而復反者彼用其士卒太疾也太疾則前後不相次不相次則行陣必亂

軍城

六韜太公曰處山之左急備山之右處山之右急備山之左險有大水無舟楫者以天潢濟吾三軍已濟者急廣吾道以便戰所以武衝為前後列其強弩令行陣皆固衢道谷口以武衝絕之高置旌旗是謂丨丨

先定戰

地戰曰

六韜凡用兵之法三軍之衆必有分合之變其大將丨丨丨丨丨然後移檄書與諸將吏期攻城圍邑各會其所

十四變可擊

六韜夫欲擊者當審察敵人丨丨丨變見則擊之敵人必敗武王曰十四變可得聞乎太公曰敵人新集丨丨人馬未食可擊天時不順可擊地形未得可擊奔走可擊不戒可擊疲勞可擊將離士卒可擊涉長路可擊濟水可擊不暇可擊阻難狹路可擊亂行可擊心怖可擊

鼓

走疑

逸周書五虞一丨丨丨二備從來三佐軍舉旗四采虞人謀五後動撫之注撫從也

柔武

逸周

書勝國若化不動金鼓善戰不鬬故曰丨丨四方無拂奄有天下

猛虎羽翼諸葛亮心書夫兵權者是三軍之司命主將之威勢將能執兵之權操兵之勢而臨羣下譬如丨丨加之丨丨而翱翔四海隨所遇而施之

所攻神與勾陳并氣下制所臨之辰酈道元水經注河南有勾陳壘世傳武王伐紂八百諸侯所會處尚書所謂不期同時也崇微有勾陳之宿主關訟兵陳故遣甲攻取之法以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則秩禽敵是以壘資其名矣按注云秩字疑悞

澄之以無事濡之以至仁羅隱兩同書化行而衆和戰利而寇息然後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此聖主所以得其理也

運糧勢難行遠沈括夢溪筆談凡師行因糧於敵最為急務丨丨不但多費而丨丨丨丨丨丨予嘗計之人負米六斗卒自擕五日乾糧人餉一卒一去可十八日若計復回只可進九日二人餉

一卒一去可二十六日若計復回止可進十三日三人餉一卒一去可三十一日計復回止可進十六日三人餉一卒極矣若興師十萬輜重三之一上得駐戰之卒七萬人已用三十萬人運糧此外難復加矣運糧之法人負六斗此以總數率之也其閒隊長不負樵汲減半所餘皆均在衆夫更有死亾疾病者所負之米又以均之則人所負常不啻六斗矣故軍中不容冗食一夫冗食二三人餉之尚或不足若以畜乘運之則馳負三石馬騾一石五斗驢一石比之人運雖負多而費寡然芻牧不時畜多瘦死一畜死則并所負棄之較之人負利害相半

援五騎五色旗為斥候 王稱東都事畧曹翰傳詔翰督役開河南自雄至莫以通漕運翰遣徒伐巨木於虜地｜｜｜以｜｜｜｜｜｜如遇寇舉白旗有林木舉青旗烟火舉赤旗陂澤舉｜黑旗邱陵舉黃旗以為應

香料布地縛羊擊鼓 羅大經鶴林玉露開禧用兵諸將皆敗唯

畢再遇數有功敵常以水櫃敗我再遇夜縳藳人數千衣以甲冑持旗幟戈矛儼立成行昧爽鳴鼓敵人驚視亟放水櫃旋知其非真也甚沮乃出師攻之敵大敗又嘗引敵與戰且前且却至於數四視日已晚乃以丨丨煮黑豆丨丨上復前搏戰佯為敗走敵乘勝追逐其馬已饑聞豆香皆就食鞭之不前我師反攻之敵人馬死者不勝計又嘗與敵對壘度敵兵至者日衆難與爭鋒一夕拔營去慮來相追乃留旗幟於營并丨生丨置其前二足於鼓上丨丨有聲敵不覺其為空營復相持竟日及覺欲追則已遠矣近時沅州蠻叛荆湖制司遣兵討之蠻以竹為箭傳以毒藥眔着人肉血濡縷無不立死官軍畏之莫敢前乃祖再遇之智裝束藳人羅列焜燿蠻見之以為官軍萬矢俱發伺其矢盡乃出兵攻之直擣其穴一戰而平

師螘 張仲才文始真經聖人師蜂立君臣師蜘蛛立網罟師拱鼠制禮丨戰丨制兵

御定子史精華卷七十二